

鄉音，聽見臺灣的心跳



主委序

由早期農業時代到今日的經濟多元化發展，臺灣仍有四千多個農漁村及六十幾萬名農漁民，以傲人的農業科技及產業成績，展現臺灣經濟實力。逐漸，農業的經營模式，產生顯著變化；農家的生活，今非昔比；農村的聲音，也有了新的呈現方式，仔細聆聽，才發現鄉間的聲音原來這麼動人。

曾有一段時間，受到都市化風潮與工商蓬勃發展的趨勢，都會的光環吸引著人們，造成農村人口大量流失、高齡化嚴重，也因缺乏資源整合，與苦無行銷人才，導致農村在地產業，無法發揚光大；農村的聲音，愈來愈單一、靜寂，空曠的庭院，遼闊的田野，迴盪著風聲、雨聲與稀疏的人聲。

幸而，我們在這幾年看到了農村的改變，生態的復育，再現了蛙鳴鳥叫的旋律；景觀的修復，讓遊客的腳步漸漸踏入農村；青少年的洄游，讓我們聽見了希望的聲音；漸漸地，農村熱鬧了、年輕了、也美麗了，更令人興奮的是，產業亦逐步活絡了起來，透過整合規劃概念，由農村社區的在地組織與團體，提出整體建設和活化再生計畫，調整農村經濟和土地規劃利用，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提升農民生活品質與整體發展，恢復鄉村居民在地居住尊嚴，讓臺灣各地農村脫胎換骨，激起迴響的新旋律。

這本有聲書《鄉音，聽見臺灣的心跳》，以聲音和文字兩種不同形式，透過聆聽與閱讀，將臺灣農村古往今來的不同聲音帶至閱聽人面前；或許那曾是兒時記趣，也可能是今日所見的農村景象，收錄的篇幅讓全書成為獨特的農村紀實。

在「不斷沿續的農家樂音」中，出現了農村家庭與生活的各種熟悉聲音；「田園裡的自然交響曲」，則是充滿蟲鳴鳥唱的天籟合音；「腦海裡的農趣旋律」，紀錄著過去農村生活的熱鬧精采；「守護農村的溫柔低語」，描述許多身處農村角落為土地付出的故事；「敞開鄉間懷抱的進行曲」，呈現現代農村新風貌的多元聲音，擁有理想與盼望的心跳聲。

農業、農民、農村，是農委會最重視的環節。引導年輕農民回流、培育青年人力成為農業從業人員，促進農村的再生與活力、打造幸福農村，是我們當前重要的任務。期待透過這本有聲書，讓農村的美好聲音持續流傳在每個地點，邀請每位閱聽人一同進入豐富的農村世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保基

局長序

我生長在台南的農家，過去的生活雖清苦，如今回憶充滿許多鮮明印象。猶記得當年自己趕牛的「后、吼、后」的吆喝聲，資源回收換麥芽糖小販的鐵罐聲，補鍋子師傅的鐵片響板鏗鏗聲，豬肉販子吹海螺的「晡晡」聲，騎腳踏車的豆餅——饅頭長聲，還有孩子們最愛賣枝仔冰的清脆鈴聲。

手捧割稻飯，心頭起辛酸；古早昔時陣，天咱打曝光；阿爸就起床，牽牛去出門；來到田中央，開始犁田園；隻鳥來借問，阿爸心頭酸；為著顧三頓，未凍攔再睏；手提番薯藤，種滿阮田園；成熟通灑飯，富家清米飯；既是蕃籤飯，命運怎來論；貧富無底分，打拼是本分。這首《割稻飯》，正是我對過去農村生活的深刻體驗。

這些年來透過農村再生，社區逐漸活絡，找回許多被遺忘的聲音。藉著培根訓練，人們開始齊聚討論農村的歷史文化，為共同的目標和願景打拼，展開一場心靈革命，重拾熱情與相互關心的招呼人情味。

產業是農村的根基，共識產生後，各地的特色產業不斷推陳出新。如新竹縣北埔鄉南埔社區，居民共同無條件休耕一年、不領補助，全力修復疏通水圳，以最乾淨的泉水灌溉生產南埔米，提高收入改善生活。辛勤耕作的農忙聲在各農村此起彼落，串起希望與夢想的聲音。

南埔社區在水車的修復上，堅持運用木製素材，藉由修復工作傳承後代水車技術；另外在宜蘭縣冬山鄉的大進社區，透過在地石板屋達人指導，居民共同建造特色建築。這些農村傳統技藝與文化的傳承，是前人的經驗累積，充滿感動與感恩之心，帶著愛鄉愛土的情懷使命，緊密牽繫農村的長者與年輕人，以口耳相傳的聲音重現農村精神。

農村裡還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新聲音。大進社區拾荒的阿祿仔，參與培根後社區才發現，原來他深入了解當地平埔族文化，後來成為解說文化的達人。而花蓮縣光復鄉大全社區的邱金鳳，投入社區營造，以四句聯與畫作表達農村生活最真切的體認與記憶；想不到深藏在質樸農村的婦女，寫詩作畫如此細膩傳神。農村裡隱藏著更多生命之聲，讓人們對農村的成長與改變充滿無限期待。

這些居民們心靈成長及改變的聲音，對家鄉認同與愛的聲音，生產耕作復甦的聲音，文化與技藝傳承的聲音，濃郁人情味的聲音，匯聚成令我著迷感動的農村旋律。加上許多年輕人深入農村的聲音，是我最大的期待，將新知識、創意、動力與科技引入農村，帶動健康、安全、永續與效率的農業發展，邁向幸福的農村生活。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局長

黃明耀

目錄

主委序——陳保基 002
局長序——黃明耀 005

不斷沿續的農家樂音 010

聽見幸福的聲音 杜篤之 012

交易的人情味 016

守護家園 022

媽媽的灶腳 026

那講起伊當時 032

秋收 036

田園裡的自然交響曲 042

聽見萬籟的聲音 劉克襄 044

生命之泉 048

蛙蛙、蛙唱 052

當風吹起 058

晨間奏鳴曲 062

海洋的呼喚 068

腦海裡的農趣旋律 072

聽見童年的聲音 許傑輝 074

炮聲隆隆・闔境平安 078

廟埕前的野台戲 084

今仔日，乎乾啦！ 088

千錘百鍊冶好鐵 094

喀隆喀隆的五分車 100

守護農村的溫柔低語 104

聽見溫暖的聲音 家家 106

縈繞的樂聲 110

一切平安 116

村長伯的放送頭 120

保護山林生態家 126

說故事的人 130

敞開鄉間懷抱的進行曲 136

聽見希望的聲音 詹怡宜 138

七嘴八舌編織夢想 142

土地上的新活力 148

海味森巴舞 152

地瓜田間農家趣 158

好事在農村，發生 162



不斷延續的 農家樂音

鄉間農家裡，

天未亮就開始出現各種聲音，

忙碌的灶腳、準備出門工作的用具，

孩子們上學前的一場混亂，

雞鳴狗叫也來湊熱鬧；

隨著時代與環境方式改變，

許多聲音的節奏與音調不再相同，

但那份對家的感動，不曾停歇。



聽見幸福的聲音

電影音效大師杜篤之

從事電影錄音、音效工作長達卅年的杜篤之，「聲音」是他工作專注的主題，早年與導演侯孝賢合作不少以農家為背景的电影，對於鄉間的聲音，他認為「就像《桃花源記》裡的描述」，雞、鴨、鵝等家禽的叫聲，小孩玩耍嬉鬧聲，甚至是水牛耕田的聲音。

杜篤之解釋，錄音師的工作是按著劇本要求進行，「除了劇本必要的項目，我們會特別關照畫面之外的聲音，適時增加劇情情境；也許是夜晚的蟲鳴、市場的叫賣、甚至是早期壓水汲水的聲響。」

無論禾場或廚房 演奏聲音盛會

當劇情講述農家準備晚餐，那可是場熱鬧滾滾的盛會，除了劇中人物的家裡，還有隔壁鄰居的炒菜聲，另一邊是媽媽呼喊孩子回家吃飯，後院則有人餵雞，「餵雞也有聲音，因為雞不是關在籠子而是四處放養，灑食物時咕咕咕叫，雞群聽到就囁嚅囁嚅地來了。」

像個大孩子般的杜篤之笑著說：「最好玩的是鬥火雞，只要學一隻火雞咕嚕嚕囉，其他火雞同時會一起大叫，帶都市的小孩去鬥火雞，一定玩得

不亦樂乎。」

而白天最常聽到的，就是農田裡工作的聲音。「以前我曾收過以腳踩踏的打稻穀聲音，割下的稻穀，成把抓緊將稻穗端放入機器，不停腳踏的機器上有個鉤子一直轉，稻穀被鉤子鉤離後剩下稻稈；」過去農家以「機器桶」打穀，「每個人衡量自己的斤兩可以抓多少，女生抓小把一點，不然一鬆手打進機器卡住，得停機將稻穗一根根抽出，耽誤大家的工作時間；那時候，有力氣的男生抓一大把好過癮，刷兩三下就打完，大家一起工作很快樂，稻稈曬乾還可製成稻草人、堆草堆。」

珍惜你所聽到的聲音

操作打穀機，不只是踩踏機器和稻穀碰撞的聲音，還有人與人互動的對話交流；「踩水車也讓我印象深刻。很多農田地勢高，灌溉河水位較低，為了將水運到稻田裡，水車成了不可或缺的工具。早期大家踩水車，邊踩邊聊天，客家村中傳唱歌聲，透過歌曲將單調的工作變得豐富。」

農村聲音的轉變，近廿幾年間的差異特別明顯，「取代的是卡拉OK、賣藥的地下電台，輸電線路讓馬達聲此起彼落。」鄉村的水源不如都市方便，無論是養魚、

灌溉或是民生用水，都少不了抽水馬達，加上機械化機具，鐵牛代替水牛，引擎與馬達成了最普遍的農村聲音。

「珍惜你所聽到的聲音，以後可能慢慢沒有了；像是那些農作中的歌謠，若去採集，應該還有很多歌，只是被人淡忘。」

對聲音敏感的杜篤之，最讓他津津樂道的不是農具的工作聲，而是農家真誠的招呼。「我最喜歡聽鄉下阿婆大聲問候的聲音，帶著『呦、阿呦』這種特別的語調，某種程度是他的誠懇表現。」

因為善良 改變向美好發展

杜篤之覺得，都市人相較下說話小聲，甚至不在乎對方是否聽得到，人與人之間的圍牆很高，「這大概就是酷！」但在農村，打招呼就不同，「可能是騎車經過田間與農人寒暄對話，或是摘了把菜看見熟人在種花，菜就轉送出去；見人在路上走，馬上有對話，聲調就跑了出來，那是我覺得人與人之間最幸福的聲音。」

對他而言，聲音雖然改變，但農村善良的人還在，「每種氛圍、生活的改變，當地人都會發展出好的東西，不必刻意去追求過去，現在只是表現方式不一樣而已；人與人之間信任度高，這是一直存在，台灣多好。」

交易的人情味



菜市場，是最能展現農村人情味的地方之一

「頭家娘，今仔日的魚仔足青ㄟ，大尾攞俗啦！」「最近ㄟ西瓜大出，有夠甜，保證好呷！」再也沒有一個地方比菜市場更能展現庶民的日常活力。

走進市場，總是聽見此起彼落的叫賣殺價聲；魚販俐落殺魚，涮涮去鱗剖肚；肉販豪邁地拿起屠刀，斬肉剁骨；菜販嘴上吆喝，手上稱斤論兩沒停歇；一旁賣雜貨的流動攤販，拿著擴音器不時高喊：「照過來、照過來，今仔日買到賺到啦！」市場裡人聲鼎沸，市場外車水馬龍。

人煙稀疏的偏鄉山城裡，養不起固定攤販，卻有著勤奮的小發財車，載著各式蔬果與菜色肉品，撲撲穿梭在蜿蜒小徑，搖搖擺擺開到人家門口，做菜不可或缺的米酒、裝在瓶裡的福菜和炒花生，掛在車篷上隨著路況叮咚晃……





TAPE
NORMAL POSITION - 120µs EQ

「最近西瓜大出，有夠甜，保證好呷！」

走進原住民多的地區，臨時設攤的小販展示著其他城鎮不常見的新鮮當歸、馬告、藤心等植物，還有醃山豬肉和竹筒飯；靠海的漁市裡，剛下船的「現撈仔」漁貨生猛活跳著；而新移

無論是大大市集或小菜車，不僅是家家戶戶餐桌美味的起點，琳瑯滿目的食物在此豐沛地交易，更是人情匯集的大街小巷消息傳遞站。「聽講恁孫出國回來了，他愛吃我們的灌腸，要不要包一斤回去否？」婆婆媽媽即使不缺什麼，每還是習慣繞過去看看有什麼新鮮貨，像街坊鄰居般，見了面聊上幾句：「恁媳婦是不是生了？怎麼沒看她跟你出來？」看見對街的阿嬌走來，小販特別翻出箱底的乾貨：「上回你吩咐幫忙找的魚乾我帶來了，快來聞聞看香不香」就算只是簡單地買點蓮藕熬湯、豆乾粉皮，菜販們往往不待開口，結算時主動塞點蔥薑，再去個零頭，滿是人情味。





菜市場，美味出發點、人情味凝聚點，更是農作態度的轉折點

這幾年如雨後春筍般萌發的農夫市集，為假日的農村帶來新活力。友善環境的農家以靦腆笑容，苦口婆心地解釋耕作理念，把土地的滋味，直接送到大家手上。樸實黝黑身影中，不乏頂著碩博士學位彎腰種稻的返鄉子弟，再現農村生機的使命讓他們回流，給予農產新名字，賦予市集新風貌，吸引更多人的認同。川流活絡的市集聲中，交換的是一種生活態度。喧嘩百樣的小市場，是美味出發點、人情味凝聚點，更是農作態度的轉折點。

民匯集的角落，雜貨架上總有漂洋過海的舶來食品罐頭點綴；進入市集萬花筒，一窺各地鄉鎮的細微差異。



一走進菜市場，就能感受到攤販老闆們的熱情

不斷沿續的農家樂音

守護家園

「汪、汪、汪！」還沒踏進社區，就聽見狗兒接力似的吠叫，山犬們正進行保衛的職責。敏銳的目光，像老探長似地不停嗅聞，打量解讀陌生人身上散發的密語；如果來意良善，立刻呼呼搖尾迎接；若是不懷好意的宵小，旋即猝不及防地咆哮示警。

寧靜樸實的小村落，是牠們過了大半輩子的家，壯闊的山林，蒼翠的田野，潺潺的溪流，這裡是牠們和主人安居立命的樂園。



鏡子裡靜謐的農村，是狗兒們守護一輩子的家園



農村裡，狗兒是農人們最忠心的夥伴，更是不可或缺的家人



當老農夫走向田間，牠們立刻衝向前方昂首闊步；悠然的午后，清閒地趴在大樹下假寐；不一會兒又自顧自地踏著淺灘水窪，發出歡樂的鳴叫，頑皮地蹦蹦跳跳；孩童放學時，繞前繞後不停嬉鬧撒嬌，逗得孩子哈哈大笑。

狗兒們各自有家，卻沒人區分彼此。王家的母雞咯、咯、咯帶著小雞逛大街，陳家的老黃立刻趕退野貓；李家的鴨群呱呱、呱呱地戲水，林家的小黑守著鴨寮提防那些偷蛋賊。一個颱風豪雨肆虐之夜，黑暗中狗兒們群起狂吠，村民紛紛起床查看，臨時決定到活動中心暫避風雨；半途上，山坡發出轟隆巨響，山崩地裂、土石奔流，原本的瓦簷厚磚瞬間沒入滔天巨流之中，狗兒們成了解救大家的英雄。

災後，人們學會尊重自然、保護水土，但每逢連日暴雨，總還是會看見狗兒們不懈怠的身影。這會兒，牠們正喘噓噓從山林狂奔回來，噔噔走入廣場，使勁啪啦啦抖落一身的水珠，身後淡淡的彩虹，無聲無息爬上了乍晴的天際。彷彿說著：「鎮守的家園，一切安好。」



幾道家常小菜，媽媽味十足

灶腳，始終是農家裡最早醒來的地方。
當全家還在懵懵睡夢中，媽媽的灶腳已經噹噹忙碌起來；
水龍頭嘩啦啦，米粒沙沙搓洗，砧板上切菜聲咚咚作響，瓦斯嘶嘶燃起，雞蛋咯地一聲落入鍋中，熱油在小太陽旁噉噉地跳。「起床啦，日頭曬屁股囉！」一直到媽媽高喊，才甘願在柔軟的枕被中甦醒。

早餐通常是講求簡易，地瓜稀飯、清爽小菜、醃漬醬瓜、搭配荷包蛋或是菜脯蛋，還有昨晚吃剩的幾片焢肉或是筍絲。媽媽自製的豆漿也是令人期待，黃豆在果汁機裡唏哩呼嚕打成漿，手擰紗布過濾豆渣後煮到滾沸。整個早晨，滿室豆香。



灶腳，總是農家裡最忙碌又溫馨的地方

媽媽的灶腳

不斷沿續的農家樂音

晚餐可不同，從下午就展開繁複的序曲，咕咕滾動的湯鍋，總要在灶腳熬上個把鐘頭，直到養分氣味完全燉煮入湯，這是媽媽精心為全家人準備的營養基底。時而水氣沸騰地蒸魚蝦、時而啪滋啪滋煎炸肉塊，大火嗖嗖快炒時令青菜，「沒摻農藥，呷落去，卡健康」。相同食材，總可變化多樣口味；不變的是，靜靜藏在每道菜色裡，土壤的養分、太陽的芬芳、好水的溫潤，和媽媽用盡心思的好滋味。

記憶中，小時候的起床號略有不同，那時廚房用大灶，少了噹噹轟的抽油煙機聲，灶腳的主節奏永遠是柴火劈啪劈啪猛烈地燒，即便是一頓再簡單不過的早餐，也足夠讓人面紅腳燒，汗流浹背。



太陽剛升起，媽媽已在灶腳轟隆隆的忙碌起來



A TAPE

NORMAL POSITION - 120us EQ

N.R.E 3 IN □ OUT □

相同的食材，變化多樣口味，
不變的是，媽媽用盡心思的好味道



以往農村灶腳裡的碗櫥器具，如今都已成為裝飾

這時，香甜可口的水果盤上桌了，今年那條野溪在雨季前清淤疏濬，溪水不再氾濫果園，水梨汁多飽滿，清脆咬聲此起彼落，大家吃得樂開懷。直到鍋碗瓢盆在洗碗槽裡鏗鏗吭吭洗滌完畢，灶腳才會逐漸在夜色中慢慢沉靜下來。

最精采的莫過各種節慶：清明潤餅、端午綁粽、尾牙刈包、過年炊粿……媽媽的灶腳就像是一個百寶盒，永遠可以端出最熟悉的餐桌佳餚，還是絕佳的社交場地，親友鄰里齊聚圍著圓桌話家常，酒杯交錯，歡笑暢談聲，不絕於耳。

生活，就是這樣天天繞著灶腳轉。媽媽的灶腳，家的味道，溫柔飽滿。



不斷沿續的農家樂音

那講起伊當時

「伊當時的生活實在是真艱苦……」老阿公坐在古厝前，滿頭白髮，搖著涼扇，放眼望去的空曠曬穀禾埕，早些年是阿孫仔騎三輪車嬉笑的遊樂場，如今成為遊客們聽阿公講古的地方。

「伊時真散赤，買一間別人不要的厝，竿蓁竹仔起的；風透時咻咻叫，阮某在灶腳煮飯，心頭就驚驚，不知哪一天欸去乎火燒去……」後來農家經濟好轉，茅草房改建成紅磚三合院，如今古意盎然，每逢假日吸引不少人投宿，秋高氣爽時，大家在戶外圍著圓桌，吃阿嬤傳給兒媳的農家菜，感受農家樂。



到廟口跟認識一輩子的老朋友下棋聊天，是最開心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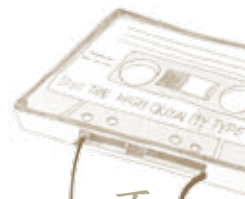


務農一輩子，現在偶爾也種種菜，但日子可快活多了

「我自己養豬、養魚、養雞、養鴨、種菜，每天挑去菜市仔賣；」阿公笑容燦爛地展示他的老扁擔：「一支扁擔用了廿多年，毋免換；賺來的錢也毋甘開，攞拿去多買一些地種田。」

務農大半輩子的老阿公，身體硬朗依舊，現在偶爾也種種菜，但心情可大不相同；睡完午覺後就到村子裡的廟口和來往一輩子的兄弟們乘涼下棋，農事交給晚輩，鄰近的風景區不斷帶來人潮，三合院也順勢改裝為民宿，為遊客供應零里程的鮮食。走過含辛茹苦歲月的老人家，如今盼到過往的理想，清清閒閒地過上一段好日子。





不斷沿續的農家樂音

秋收



大清早，秀枝嬌套上雨鞋，穿戴袖套斗笠，膨
——膨——機車聲在薄霧裡也顯得朦朧；秋季清
晨有點涼意，但這身裝扮不為禦寒，而是不想刮
傷自己。

停下機車熄火，四周的腳步聲變得清晰，秀枝嬌
和其他幾位婦女，背起竹簍或拎著畚箕走進鳳梨
園，目視合適的果實，單手握著鳳梨、腕部使力，
恰一聲折下放入簍裡；迷霧籠罩的鳳梨園，清脆
卻不喧嘩的摘鳳梨聲此起彼落，稍有一句對話，
就蓋過那難得的收成旋律；摘鳳梨，需要那麼一
點手勁。





巡視田地，是農民們每天的任務之一

遠遠地，小貨車響著倒車警示，阿州伯在車後喊著：「來、來、來、好！」開啟後車門，阿州伯卸下車廂內紮網的新紙箱，嘎地割斷封箱帶，撐開紙箱、凹折箱底，抱來滿簍鳳梨的秀枝孀，立刻拿起膠帶裁切機，啪——迅速俐落拉開膠帶黏妥箱底，尖銳的膠帶聲幾乎蓋過紙箱折疊碰撞的低沉響音。

鳳梨不耐撞，採收全程人工化，紙箱裡放入分隔紙，新鮮剛摘的果實凍、凍、凍，一顆顆入箱，冠芽上還披著薄薄水氣。賣相好的，一箱箱送上貨車，運到集貨市場；過去，那些好看的只能自己吃或是丟棄，這幾年社區以公道價格收購，加工製成純鳳梨酥，口感不輸食品廠，慢慢建立了的口碑，讓辛苦種植的每顆鳳梨，都有價值。

今天果園間的產業道路相當熱鬧，柴油引擎蹦、蹦響的搬運車，緩緩駛入對面福叔家的文旦園，一人高的老欖文旦樹結實累累。剛嫁來的外籍媳婦阿商，第一次摘文旦就上手，三兩下摘滿一水桶，整桶文旦通、通、通倒入搬運車，聽著這



除了鳳梨，這幾年也開始生產鳳梨酥及鳳梨花，提高經濟價值



A TAPE

NORMAL POSITION - 120µs EQ

N.R.C. 1 IN □ OUT □

「今年怎樣？」

「好年冬啊！」

文旦不比鳳梨，雖然存放期長，但全村中秋節後就像什麼都沒發生般靜得出奇。十斤裝的禮盒，是今年以社區名義行銷的創舉，以往都是盤商用低廉價格整車載往麻豆，重新包裝販售，明明品質優良，卻總是躲在別人光環下；在許多討論後，大家決定以活動打開知名度，為在地的文旦正名。阿州伯的貨車正好與福叔的搬運車迎面相視，「今年怎樣？」「好年冬啊！」

產業道路上綠油油的文旦搬運車未曾停歇；貨倉裡，升高的車斗摳漏滾落滿滿文旦，一旁的篩選機不斷轉動，每個托盤像小秤般盛載一個文旦，移動至所設定重量區，托盤喀喀翻倒，文旦集中在同等級區塊；福嬌拿著布巾擦拭文旦後，放入紙箱封裝。

沉澱飽滿的果實聲，福叔笑顏逐開，今年可是豐收啊！



結實累累的文旦樹，讓秋天的空氣中滿載著希望



田園裡的 自然交響曲

稻田裡、果園內，

一整天都有不同的樂手演奏自然之歌，

溪水潺潺、風聲呼呼、浪濤澎湃，

結實累累的豐收聲音最令農家期待；

而每逢萬物大地復甦、春暖花開的求偶季節，

瘋狂的雄性音樂家振動、引吭高唱，

竭盡心力獲得芳澤青睞，

愛情，果然深具魅力。

聽見萬籟的聲音

自然觀察作家劉克襄



老家在台中盆地南邊的九張犁，連綿稻田是兒時最深的記憶，劉克襄對農村的聲音一點也不陌生，從事自然觀察多年，除了農田裡耕作的響聲，還有許多蟲鳴鳥叫；在他的印象中，每個季節、每個月份，都有不同的聲音。

「稻田是溼地，開始整地就有水，若不噴藥除草，很容易看到一些鳥類，特別是插秧後水鳥的到來。」本地留鳥中，劉克襄最常見的是小白鷺、牛背鷺屬於長腳的大型鳥，「牠們的叫聲很難聽，阿一聲；候鳥就不一樣了，青斑鵲唼唼唼愈來愈遠的吟唱，是很悅耳的享受。」

春天 鳥兒們齊聲歡唱

也不是每種候鳥的叫聲都討喜，甚至連農人也不喜歡，那就是愛吃秧苗的鴨子，以花嘴鴨為代表；剛插好的秧田遇到鴨子，絕對是場浩劫，呱呱叫聲齊唱，不久就會看到氣沖沖農夫拿著棍子出現，然後以振翅高飛的啪啪收尾。

秧苗再長高一點，人稱白面仔的白腹秧雞，機警地「苦阿苦阿」穿梭草叢間，在農村一聽到牠的聲音，就知道春天到了；還有一種小型幾乎看不到的錦鵲，「踢疵踢疵」地叫。然而此時到了漁

村，候鳥們陸續北返，「牠們經常唱著歌離開，旋律是多音節且複雜的鳥鳴，在回到繁殖地求偶前勤加練習；春天的漁村可是相當熱鬧呢！」

人們最熟悉的家燕，約莫在春夏交替時出現在北部，於住宅屋簷廊下築起半碗型的巢，南台灣則是以赤腰燕為主，鳥巢為完整的圓形；燕子總是鳴唱細微的吱吱聲在空中飛來飛去吃蚊子，牠們的多寡也可成為稻田施放農藥與否的判斷。

豐收的時節 特賣熱鬧

「最吵雜的季節是六月，」原本靜靜思索描述的劉克襄，似乎是聽到記憶的紛喧聲音，情緒也隨之上揚；「那是一期稻收割的時間，稻田像百貨公司周年慶般，所有鳥類都來了。」只要稻熟，劉克襄眼裡「最過分」的麻雀即刻蒞臨，農民往往以施放鞭炮或各種方式製造聲響，期望能嚇走麻雀；數量較少的斑紋鳥也在麻雀之列。

麻雀休息的寧靜時分，涼風輕輕吹，還有一種細微的聲音，「當稻穗成熟，風吹著稻穀相互碰撞，有種如雨灑落的稻浪聲。」那份柔和、飽滿與豐收的溫暖，在風的伴奏下，於每塊稻田中低吟著。

收割時，昆蟲們四處跳躍飛翔，紅鳩、烏秋、牛背

驚群聚大飽口福；牠們似乎比麻雀懂得用餐降低音量的禮儀，又或許是年終拍賣告一段落，漸漸地安靜了。

夏日的水田，無論是預備作為飼料或綠肥的再生稻，或是重新插秧的二期稻，都少了煩囂；但屋旁的刺竹林，在風勢的推波助瀾下，唱出不同的旋律，「高高的刺竹風吹最容易有感覺，疊疊疊彼此碰撞好像快裂開，但從來沒有；雖然刺竹筍很苦，但小時候最喜歡颱風過後，可以撿風颱風筍吃。」

那個讓農人多顧惜的孩子

提起風吹，劉克襄憶及村子種植的果樹，「夏天是破布子結果期，果實硬得像鋼珠，風吹過來喀喀喀喀，非常響亮；到了九、十月開始成熟，風一吹是種肉和肉撞擊的柔軟聲音，通知大家摘採的時間到了。」這些兒時聲音，他幾乎都忘了，有機會和祖母閒聊時，才又重新喚起。

「假如一個農夫生三個兒子，一定有第四個孩子——田地，他的感情在此。」劉克襄認為，種植對土地友善的作物，無需回復手工或牛犁，而是恢復過去聽到的自然界樂聲，那正是愛護土地、善待土地的聲音。



稻田邊百年的圳溝，孕育著一代又一代的收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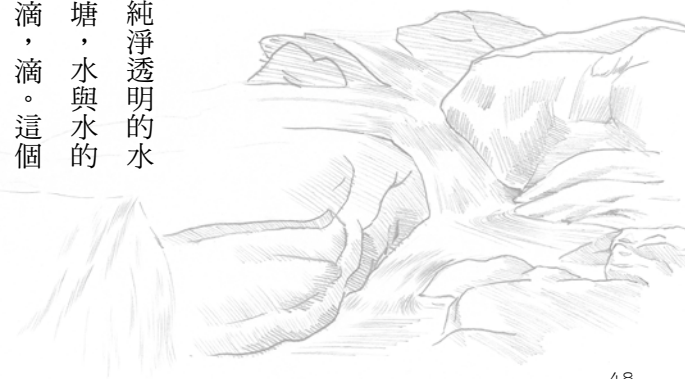
從雨雪而來山澗溪流，卻和雨水劃清界線；落在山林草地上的雨水，被土壤吸收、滲透，經過重重潔身關卡，脫去纏累、洗淨鉛華，凝結成無瑕疵的水滴，凝集成泉，帶著無污染又飽含山林野地礦物質的驕傲，奔流而下。

山壁上，一小片溼漉漉滿布青苔的石塊間，純淨透明的水滴不斷自石縫滲出，落入下方形成的一窪水塘，水與水的撞擊發出一聲聲清脆微弱之音，不停地滴，滴，滴。這個不起眼的小水流，與她同為源頭的姐妹們，散布在山野間，時而隱沒入地，時而流出，彼此相互連結，漸漸匯聚成一條潺潺溪流。他們沒有方向，卻有相同目標：入海。

滴，滴，滴。

生命之泉

田園裡的自然交響曲





A TAPE

NORMAL POSITION - 120us EQ

N.R.E 3 IN □ OUT □

水與水的撞擊發出一聲聲清脆
微弱之音，不停地滴，滴，滴

由源頭到出海口，河水孕育萬物、滋養田園，潺潺水流路徑考驗著上溯的魚蝦蟹貝；曾經被大片水泥截斷的護岸與壩堤，如今以砌石和池塘取代，渠道暢通，生命也再次蓬勃；潭水那頭，臺灣馬口魚躍出水面濺起了小小水花聲，淺灘邊，孩子們放慢速度靜靜翻著石頭追蹤鰕虎魚，雙手緩緩靠近，合攏後快速伸出水面高喊：「抓到了！」遠山的雷聲，預告陣雨帶來的湍急水流將至，孩子們拎著水桶離開，持續上溯的生物，紛忙在砌石縫或圳溝中尋覓避難所；待陣雨結束，還有未竟旅程。

懸崖邊，淙淙溪水轉化為白色飛瀑，嘩嘩聲響迴盪山谷中，一泓池水漣漪不斷；順著缺口繼續下行，水流擊打大石如漱玉般悅耳。海拔愈低，匯流的水量愈大，涓滴為江河，滔滔地流著。這溪水沉靜安穩，與暴雨驟降、蠻橫粗暴攻城掠地的喧騰洪水泥流截然不同，她是生命之母。



乾淨平緩的溪流如絲綢，帶給了農村社區嶄新的面貌

蛙蛙・蛙唱

夜幕低垂，許多中老年人的童年記憶，在稻田溪流邊，總有此起彼落的蛙鳴。特別是春夏兩季的夜晚，無論在草叢裡、荷葉上、石縫中或水畔樹枝杈，蛙蛙合唱團團員吸飽了氣，鼓著腮幫子，努力展歌喉，期待得到安靜胖美蛙娃們的青睞，共度一宿春宵。

有時，天還沒黑，美男蛙已忍不住開唱。這頭，嗓音低沉嘹亮的虎皮蛙，嘿，嘿，嘿；那頭的虎皮蛙也不甘示弱，錯開節奏，嘿，嘿，嘿，嘿；整首虎皮蛙之歌，在好幾隻蛙較勁聲中鋪寫樂章。



池塘邊、荷葉上，各類的青蛙正用歌聲彼此較勁



A TAPE
NORMAL POSITION - 120us EQ

軌，軌，軌
青蛙扯開嗓門拼命唱

田埂上，傳來窸窣摩擦聲，一隻雨鞋踏了下來，石塊上忘情高歌的澤蛙還來不及反應，啪一聲被抓到手掌裡。一群茂密的草叢裡，貢德氏赤蛙不以太聲取勝，孤芳自賞，短而急的汪、汪、汪，讓人誤以為是某種狗兒出現。而偽裝成機槍俠的白領樹蛙，三不五時的答、答、答、答，想必他的親密愛人，也喜歡冒險犯難的刺激。

比大聲，當然不能少了澤蛙。胖不過虎皮蛙、也沒有小雨蛙的秀氣，澤蛙只好扯開嗓門拼命唱，軌，軌，軌。幸好澤蛙對環境適應力強，占數目上的優勢，與虎皮蛙和小雨蛙並列大聲公。

田野間體型最大的虎皮蛙大哥歌聲與體形成正比，但只有一個手指指節長的迷你小雨蛙，輸人不輸陣，好似洋人操著捲舌音，堆勒，堆勒，堆勒，一聲大過一聲；一隻小雨蛙開唱後，就像競賽的起跑槍響，滿坑滿谷的小雨蛙瘋狂吟唱，立刻成為樂團的焦點。



農村裡最令人熟悉的聲音，莫過於此起彼落的蛙鳴



農村的復育，不僅美化了景觀，更復育了多元的生態

大小朋友興高采烈趕到，拿著手電筒映照被放入觀察箱的澤蛙，發出「哇！哇！」的讚嘆聲。「這是澤蛙，稻田裡最常見的青蛙，看到牠背部這條線了嗎？」來自都會的遊客，透過鄉間的夜間觀察活動，第一次近距離和澤蛙四目相對；住在附近的解說員聊著，曾經，這片稻田失去了蛙鳴，老人家生病，年輕一代離鄉工作，田地無人耕作，圳溝無人清理而堵塞、毀損，水流不再滋潤，參與這首愛之奏鳴曲的成員們，逐漸遠離。

還好，小時候喜歡抓青蛙研究的解說員，辭掉都市的工作回到家鄉，修復了圳溝，注入了水，插上秧苗，那些失散多年的團員的子子孫孫們，呼朋引伴地來到此地，繼續吸氣唱情歌，嘿嘿，堆勒堆勒，軌軌……

當風吹起

夏日，午餐後。

火辣的大陽映著藍天，屋前打上水泥的禾埕連接矮籬外的柏油路，熱氣不斷上騰，連雀鳥昆蟲都抵不住這股熱浪，四下一片靜寂。然而，後院的那片竹林，被風吹得唆唆唆、沙沙沙沙響個不停，阿原躺在林下的竹椅打盹，絲毫不受風吹竹葉的干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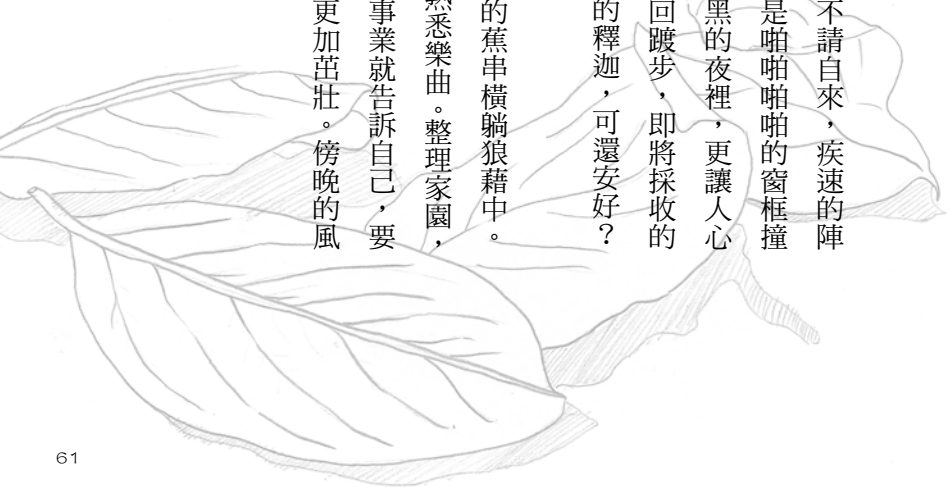
這個時節的南風不張狂，一陣陣地吹，撲上臉龐的徐徐微聲，只有當事人聽得到那親吻般的細微樂音。穿越綠林的風猶如調皮的孩子，逗得枝葉不停碰撞出唏沙、唏沙聲，帶來涼爽氣息，也趕跑那些惱人的蚊蟲。而當風進入山谷，呼——咻——的吹，坡



上的樹林與溪畔的蘆葦一同舞動身軀伸懶腰，唰唰唰、戚戚戚；在萬物睡午覺暫停鳴唱的時刻，透過南風的編曲與和聲，植物們也充分展現自己的歌吟天賦。

一年中總有那麼幾天，不停旋轉的強勢颱風不請自來，疾速的陣風呼嘯而至，咻咻咻咻如鬼哭神號，伴隨的是啪啪啪啪的窗框撞擊與門口那株茄苳斷裂的霹啪巨響，一片漆黑的夜裡，更讓人心驚膽跳。狂風不停地吹，阿原在屋內急得來回踱步，即將採收的香蕉，會不會先被颱風買了去？老家坡地上的釋迦，可還安好？

這一次，不少香蕉樹被吹倒，套著藍塑膠袋的蕉串橫躺狼藉中。颱風過後，陽光分外燦爛，南風也輕輕吹起熟悉樂曲。整理家園，阿原不怨天，由城市返鄉自父親手中接下這事業就告訴自己，要像那株茄苳，經過強風的吹折修剪，來年會更加茁壯。傍晚的風吹落一片葉，輕磕一聲停在地面，入秋了。



當風吹入山谷，仔細聆聽，枝葉正沙沙作響著對著我們高歌



雞狗乖、雞狗乖。東邊的天剛露出魚肚白，竹雞已忙著大呼小叫占地盤，警告外來者這是自己的領域；樹叢下行動的竹雞有著絕佳掩護，卻是個不折不扣的緊張大師，偶有影兒晃過，雞狗乖、雞狗乖的啼叫聲隨即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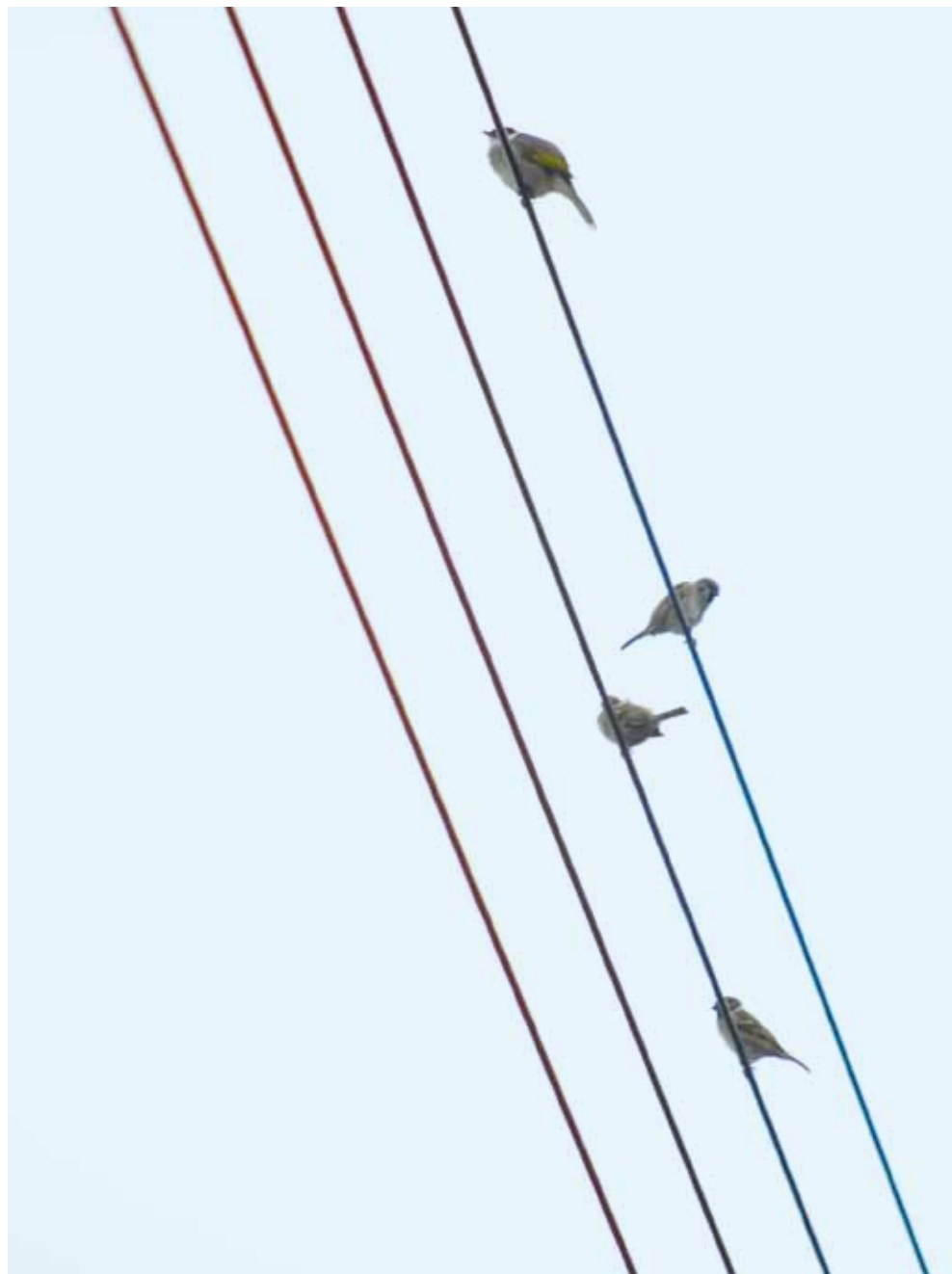
窗邊枝桠上，小小的綠繡眼成群玩著大風吹，不斷跳上跳下換位置，噦、噦聲像遊戲語般彼此傳遞；屋簷上體形大一點的麻雀們也不甘示弱，宏亮而音韻略低的啾——啾、啾組合旋律沒有停過，在屋頂和地面飛來飛去、蹦蹦跳跳。陽光喚醒了萬物，鳥兒們精力充沛地進行自然大合唱。

突然間，屋門開啟的聲音驚動了麻雀，一整群在慌叫中倏

田園裡的自然交響曲

晨間奏鳴曲





大清早，麻雀就在電纜線上高歌，在寧靜的農村裡，格外悅耳



忽飛上電纜線，只見阿亮氣沖沖的走出家門，「大清早吵什麼吵！我非得找機會把後院那幾隻竹雞抓來宰了！」阿嬤一聽立刻說：「不行，厝邊的竹雞仔不能抓！」原來竹雞吃白蟻，過去農家的木造房屋怕白蟻蛀蝕，不抓自家附近的竹雞成了一種習慣。被鳥吵醒的阿亮，用畢早餐開始一天的下田工作。

路上，吵雜的麻雀形影不離，過些時日當稻子結穗，數量將更驚人。遠方天際，乘著氣流上騰的大冠鷲，不斷鳴伊、鳴伊、鳴伊地高聲叫著，愈飛愈高，瞪大了鷹眼，隨時準備伺機而下捕捉獵物。黑壓壓的大卷尾，一改平常的破鑼嗓子嘎嘎吼叫，今天拉長了音、唱起歌來，想必是遇上心儀的對象，得留意牠在何處築巢，才不會在育雛期間莫名其妙被鳥擊。

敲木魚般的嗯．兜兜兜兜在林間響起，那是一臉濃妝豔抹的五色鳥獨特唱腔；去年阿亮在樟樹枯枝洞裡發現三隻雛鳥，期待今年還有新生命的誕生。



留著龐克頭的紅嘴黑鴨，喵喔喵喔的學著貓叫，好不威風



大大小小的白鷺，聚集在稻田裡，準備飽餐一頓

轉個彎，低沉的鳴鳴鳴鳴之後，伴隨著響亮的凹喔、凹喔、凹喔，樹梢上的番鵲賣力地以丹田發聲，阿亮東張西望想再一次看牠唱得全身抖動的模樣，可惜躲得太隱密。

耕耘機已經在田裡來回穿梭，大大小小的白鷺聚集，發出沙啞嘎嘎聲，準備飽餐一頓。今年這塊田犁得晚，阿亮想試試新穀種。望著周邊早插滿秧的農田，不過是兩年前，放眼望去盡是休耕地，如今截然不同的景象，綻放著土地的生命力。忽然見小白鷺一個彎身低頭，抬起來尖嘴已啣著條活跳跳的泥鰍。

喵喔、喵喔、喵喔，望見樹梢那隻紅嘴爪、龐克頭、一身黑的紅嘴黑鴨，阿亮笑了笑，學貓叫的鳥是想嚇走其他同類嗎？看樣子今天工作不無聊了。

海洋的呼喚

夕陽灑在海面，遠遠望去，像是一群銀色的魚在嬉戲，又像是所有天上的星星都約好下凡來，密集地眨眼睛。

潮水打上來，刷刷刷，淹過了阿松的腳踝，回落時，被擾動的砂礫，發出嘶嘶的唧噥；哪想到才抱怨到一半，下一波潮水又打了上來，這次更是張牙舞爪，老遠就轟隆轟隆地示警，撞上岸那一刻，啪答一聲作響，彷彿甩了砂礫一個巴掌，要它們停止抱怨。

阿松每個星期天，都會開車回到老家海邊，藉著熟悉的聲音，沉澱浮躁的心。比起漲潮，他更愛在退潮時，踩在海陸間飄移不定的界限上，諦聽寧靜的潮音。





馬達聲響起，展開一天的工作，放下漁網，期待今天的收成

在一連串「哇！好多蝦子！」「有魚耶！」的驚呼聲中，牽罟逐漸落幕。遊客們多半下午就離開，兩腳還陷在沙裡的阿松，卻永遠依戀著家鄉這片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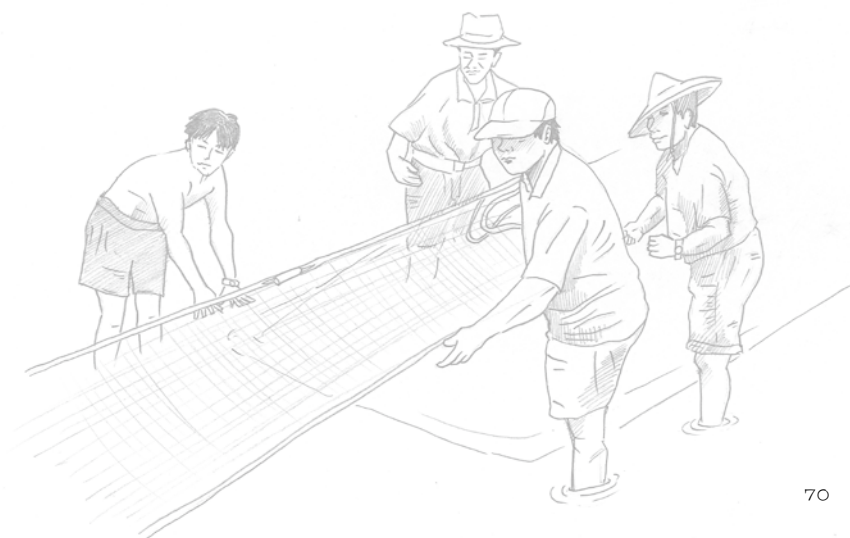
這些年，村子裡的耆老，為了不讓文化失傳，又開始牽罟，除了讓遊客體驗外，也藉此凝聚村民的向心力。只要嗶嗶的馬達聲響起，就知道有人開船出去放網了。岸上兩組人馬準備就緒後，拉起罟索，一邊高喊「嘿咻、嘿咻」，一邊則吆喝起「一二煞、一二煞」，大家卯起全力，要和呼呼疾馳的風聲，以及嘶嘶作響的海潮聲相較勁。

有時候阿松來得早，還能碰上村裡的牽罟。一群人團結一起的畫面，總是讓他很感動。

退潮的聲音，極其輕微，阿松閉上眼睛，試圖捕捉那細小的呢喃。當潮水沉入砂礫時，會發出規律的沙沙聲，浪花留下的白色泡沫破裂時，則以波波聲作出回應。一來一往，就像是來自小人國的交通樂團。



望著寧靜的海平面，在比鄰台灣海峽的小漁村裡，你聽見海洋的呼喚了嗎？





腦海裡的 農趣旋律

記憶中，每年媽祖鑾駕遶境的廟會真熱鬧，

鑼鼓喧天、炮聲隆隆、興旺匯聚，

還有夜裡那粉墨登場的戲曲不停唱；

大鼎大桌充滿禾埕的流水席，

杯觥交錯，酒拳與歡笑聲不斷；

兒時追逐奔跑，撿拾五分車掉落甘蔗的甜味依舊在心頭，

打鐵街上，終日敲打不止的鏗鏘聲猶在耳際，

這些，都是農村裡難以忘懷的生命樂章。

聽見童年的聲音

影視雙棲演員兼製作人許傑輝



一般人對許傑輝最大的印象，在於他模仿公眾人物的維妙維肖，然而在談話節目中，許傑輝有個特別的嗜好，常讓其他藝人報以敬佩讚嘆的驚呼，若能分得他的成果，那又將是持續發酵的話題；這個特別嗜好，就是種菜。

嬉鬧與哭聲相互應和

「應該是對小時候那種在農村的生活印象深刻，讓我開始在都市利用頂樓種菜，出外景到鄉間，把握機會詢問農夫的種菜心得，種植技術愈懂愈好，我種的菜，吃過的人都稱讚！」

童年寒暑假在新店鄉間度過的許傑輝，提起那段往事，總有說不完的趣事。「小時候最棒的點心就是麥芽糖！」為了換得麥芽糖，許傑輝和堂哥堂姐拿著磁鐵吭吭地四處找著鐵釘、啤酒蓋、奶粉罐，再送到資源回收站換幾個銅板，或是在桂花綻放時採花，以換錢買麥芽糖，當竹棒子捲起一團濃稠的麥芽糖，孩子們舔來舔去一起分享，若還有錢再夾上兩片餅乾，那可是豪華版的享受了。

「和住鄉下的堂兄弟相比，像是肉雞遇到土雞，我總是弱到一個不行，老是墊底，傳出哭聲的

都是我，阿嬤連看都不必看就問：『又是誰在捉弄阿輝？』」

廟會觀戲煮膨糖比高下

老家的禾埕旁有棵高大的蓮霧樹，堂哥們都爬上了樹，爬不上去又愛玩的許傑輝，以哭聲博得同情，堂哥協助他上樹後，很得意的學大家打赤膊，雖然蓮霧不好吃，有個很大的籽，但為了比賽捲舌頭吐蓮霧子，每個人都吃得不易樂乎。

「有一次，我沒看見葉片下有隻毛毛蟲，結果刺到背、一抓，痛得摔下樹大哭，沒多久背部整個拱起來像隻烏龜一樣，阿公拿了墨綠色臭臭的藥膏塗在我背上，大堂哥可能是被罵，拿了管子吸一口汽油淋在毛蟲上，點火燒掉，讓我好過些；這一類的事，小時候經常發生。」

那個時候，晚上沒有娛樂，對許傑輝來說最好玩的是廟會，一會兒敲鑼打鼓不停響，一會兒南北管樂音齊鳴，欣賞戲台的表演超級有趣。「阿公很愛看歌仔戲，總是帶我們去廟會，這時可以要銅板，去買烤甜不辣、煮膨糖。湯勺裡放著黑砂糖加點水，我們拿到爐子煮，以木棒攪拌，等糖漿冒泡時，湯勺移開火爐，拿木棒沾膨粉後快速攪拌，讓糖膨起再放回火爐，讓底下有點焦再倒在紙上舔著吃；不知道我是攪得不够快或不

會煮，我的膨糖始終像糖漿一樣軟，但總是自吹這才好吃。」

反璞歸真的幸福

務農的人家，下午總有個點心時間，為阿公、伯父們送鹹粥，也是許傑輝的遊戲，和堂弟兩個小孩拎著盛裝碗筷和點心的竹籃，明明是自己跑不快，故意以阿嬤的話叮嚀堂弟慢一點，才不會灑了點心；「大人們吃點心，我們在一旁抓泥鰍，抓回來拿小刀劃開，清除內臟，灑粗鹽把黏膜搓洗乾淨，阿嬤沾地瓜粉油炸，那就是小孩子的點心，絕對是鹽酥雞無法比擬的美味。」

回到鄉下盡情玩樂的日子，至今仍津津樂道，拔別人家的芭樂、橘子，偷採綠香蕉藏倉庫裡，一整排孩子在溝渠旁比賽憋氣時間，幫忙曬稻穀，高興地往稻子堆翻滾而全身癢，被蚊子叮咬的總是他，抓破皮擦紅藥水，像隻梅花鹿斑斑塊塊處，兒時生活，滿滿精采回憶，讓他置身都會亦努力營造農村氣息。

「我讀過一項資料，德國的科學家研究農夫較不容易罹患憂鬱症，發現土壤裡有一種讓人快樂的菌，每當我回家赤腳站在泥土上，就很快樂；陽台有個池塘，聽流水聲很舒服，有時飛鳥來築巢，這種反璞歸真的感受，很幸福。」



腦海裡的農趣旋律

炮聲隆隆・闔境平安



每逢廟會，就是農村裡最熱鬧的時候

農業時代，僅次於春節的年度盛會，要算是各地熱鬧精采的廟會，喧天鑼鼓，咚得隆咚鏘。

農曆三月，媽祖護佑的中台灣，張牙舞爪的獅陣、氣勢磅礴的大鼓陣、震耳欲聾的爆竹，在威風凜凜的千里眼、順風耳將軍護駕中，媽祖鑾轎莊嚴起駕，展開七天六夜盛大的遶境進香活動。

全台的信徒扶老攜幼蜂湧而來，手持進香旗，浩浩蕩蕩追隨媽祖遶境的腳步，沿途各廟宇神壇擺出盛大的陣頭接駕，信徒則在自家門口以隆重的香案迎接。進香團所到之處，犁炮、水焰、鞭炮、蜂炮、煙火霹靂啪啦齊放，信徒持香膜拜喃喃默禱之聲也不自覺提高音量，深怕音樂炮竹聲蓋過了祈禱。





伴隨的是大小神轎，除了部分主神轎不吃炮，其他神轎都會接受信徒們瘋狂「炸轎」，大量的鞭炮放在轎底，霎時炸得驚天動地，任何聲響頓時失色隱退。一般相信，鞭炮代表財富，爆得愈旺，來年愈發。有時，還能見到精心打扮的童男童女，身穿古裝坐在花車上，音樂聲中訴說目不暇給的民間故事，哪

沒有停歇。

行伍綿延的陣頭，代表著廟會遊行起點。在高亢尖銳的北管帶領下，路關牌、大燈車、報馬仔、開路鼓、頭旗等文陣領頭，緊接著武陣們登場，除煞驅魔，各顯神威；獅陣獻瑞、龍陣搶珠、宋江陣武術、八家將踏七星步、彌勒團踩炮……音樂、炮聲、吶喊，

準備秋收前，犒賞好兄弟，願四境平安。

又稱鬼月的農曆七月，各種慶典活動熱鬧登場，無論是普渡、放水燈、搶孤，從南到北相互較勁，在



廟口前的文武陣頭各顯神威，音樂、炮聲、吶喊沒有停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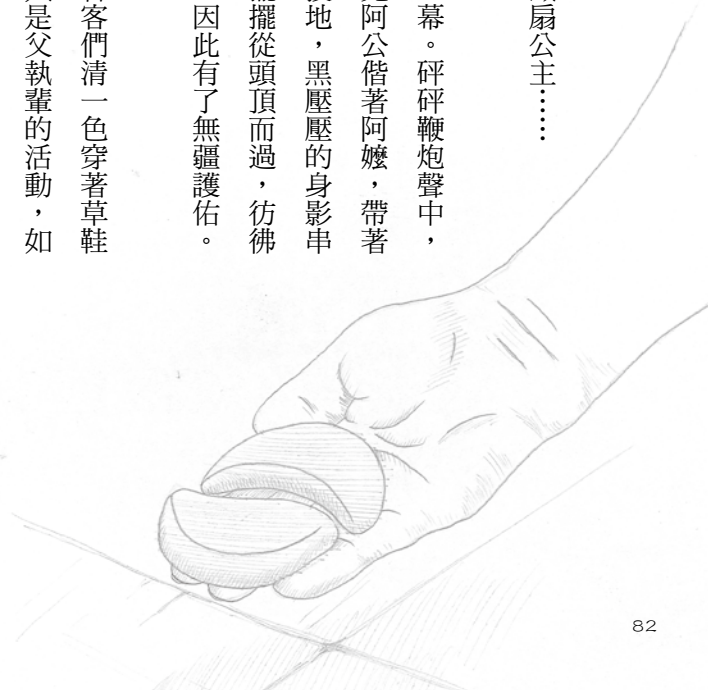
來到信仰一輩子的廟宇中，求支好籤，祈求日日平安

吒大戰海龍王、孫悟空大戰鐵扇公主……

「躡轎腳」是廟會最感性的一幕。砰砰鞭炮聲中，火光煙硝炮屑漫天四散，只見阿公偕著阿嬤，帶著家人的衣物，虔誠趴伏五體投地，黑壓壓的身影串成綿長人龍，媽祖鑾轎搖搖擺擺從頭頂而過，彷彿拋下一個定錨：飄流的蒼生，因此有了無疆護佑。

不同的是，在阿公的年代，香客們清一色穿著草鞋粗衣，曾有一段時間，進香只是父執輩的活動，如今，媒體大肆宣揚下，年輕人穿著球鞋潮T，也加入追隨行列。

或許是，上蒼應驗了阿公阿嬤長久的虔心祈願，這些年風調雨順，農作豐收，庄腳的生活不再貧苦流離，愈來愈多外出打拼的遊子再度回到老人家身邊，在一股修舊起廢的觀念下，家業有了繼承，工藝有了薪傳，生活，也有了新希望。



廟埕前的野台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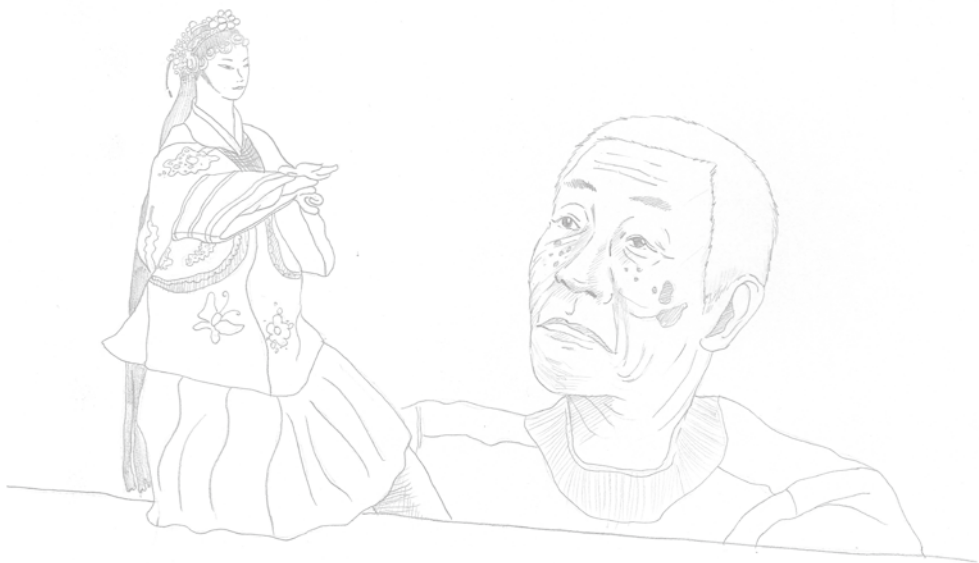
記得，兒時的農曆七月就是跟在哥哥屁股後面，聽戲烤膨糖度過。七月俗稱鬼月，通常是暑假的尾聲，無奈長輩嚴禁孩子往山上跑或水裡跳，廟口普渡酬神的歌仔戲或布袋戲，成了鬼月唯一熱鬧的記憶。

廟埕的鼓樂扮仙戲開場完畢，噴呐響起，俊俏的小生、秀麗的女旦粉墨登場，後場音樂噹啷啷，華麗扮相的角色，似念似吟的唱調，時而輕快，時而哀淒。忠孝節義、深宮情怨，舞台上連幕開演，戲台下人頭鑽動，不時交頭接耳窸窣窸窣；唱到悽悽慘慘的哭調仔，還會看見隔壁林媽媽拿著手巾啜泣。

小時候不懂戲曲演唱的大人世界深奧故事，偏愛布袋戲，只見絃麗彩樓裡，威風凜凜的大俠，不時伴著金光閃閃，飛簷走壁，鑼鼓齊鳴，煞是神氣熱鬧。當然，最愛的還是戲棚下吃不完的零食。



廟口普渡酬神的歌仔戲或布袋戲，是許多人共有的兒時回憶，然而，這樣的傳統表演，現在可能已經成為農村居民才能享受到的福利



等不到散戲，媽媽就來戲台下催促回家，總要趕緊再烤最後一輪甜不辣，才依依不捨地，告別熱鬧的七月戲台。

隨著大家出外工作，看戲的人少了，戲班也慢慢流散，野台戲一度被低成本的電子花車取代。所幸，留在村子裡的心人，舉辦文化慶典回味，嗶啞輕吹、歌仔演唱，又再度響起。

哥哥愛帶著我鑽到戲台下，急驟的鑼鼓聲，是炭烤膨糖的最佳背景音樂。放著糖水的金屬大湯匙，小心翼翼在炭火上煮到滾沸，然後用沾了小蘇打粉的木棒，不停攪拌；頭頂上武生激烈彈跳，戲鞋蹬得木板砰砰作響，糖水也在節奏中漸漸凝固膨脹，突然一記清脆的擊節，啪！膨糖應聲敲落下來。



阿嬤當了一輩子的戲迷，即使劇情重覆了，還是一樣看的入神



一到開演時間，大家相招來看戲，這裡，就像農村共有的客廳



腦海裡的農趣旋律

今仔日，乎乾啦！

「鼎灶路邊擺，酒席沿街設」，曾有一段時間，台灣街上或空地，都可搖身一變成爲流動餐廳，塑膠帆布棚一搭，紅色圓桌椅一擺，澎派的山珍海味上桌。無論是結婚、生日、入厝、尾牙或神明生，都要在自家「辦桌」。

在鄉下路邊吃喜酒，是許多人共同的經驗。天未透亮，卡車就嘍嘍載著滿滿桌椅食材而來，總鋪師指揮調度下，吭吭鏘鏘地搭鐵架撐帆布棚，瓦斯咚隆隆一桶一桶就定位，水管接起水嘩啦啦沖洗食材，外場迅速擺放桌椅餐具，不一會兒，空無一物的場地，井然有緒地出現宴客雛型。



一車又一車的豐富佳餚，在總鋪師的指揮下陸續上桌





來自總鋪師之鄉的廚師們，從大清早就開始籌備相關的食材

整個上午，最熱鬧滾滾莫屬臨時廚房了。客人未到早已沸沸揚揚，剝、剝、剝、剝，快速俐落的剝雞切菜聲不間歇；大鐵鼎滋滋吱吱快火炒炸，層層疊疊的蒸籠沸騰冒煙，一盅盅盜甕叩叩來回備菜區與爐火間，塑膠盤彼此碰撞著排列成隊，切片的龍蝦、鮑魚、烏魚子紛紛擺盤，總鋪師一邊拿著大鏟匙試鹹淡，一邊吆喝揮汗如雨的大小工：「人客欲入內啊，卡緊哩！卡緊哩！」

「放炮囉！」



在車水馬龍的路邊搭起帳篷，人情味滿滿

就在主人鳴放鞭炮聲中，色彩繽紛的冷盤，陸續暖場上桌。藍白紅塑膠棚裡，招待台還低低壓壓忙著收禮金，大家不慌不忙磕著瓜子敘舊寒暄，客套地等候晚來的人就座；妖嬈豔麗的主持人，拿著麥克風嬌言嬌語吵熱場子，一桌子賓客舉箸著，相視而笑地說著：「你先來、你先來。」一道道豐盛的主菜華麗而流暢地登場了！

儀式暫告一段落後，棚子裡就愈發粗獷吵雜，待不及新人換裝敬酒，男士們早已放聲比劃划酒拳，「單操！」「兩響！」「三來！」「四洪！」「酒瓶、酒杯碰撞聲不斷；舞台上勁歌熱舞，舞台下豪邁暢快「乎乾啦」！幾輪下來，個個酒酣耳熱，等新人來到桌邊，又不免一陣玩笑嬉鬧，只見新娘愈是被逗得嬌羞，愈是引來哄堂大笑，新郎想要表現男子氣慨，挺身乾一杯，再度爆出一陣鼓掌歡呼。

低調穿梭席間的，是精通十八般舞藝的歐巴桑們，前一會才在廚房裝飾菜色，下一秒已經端著熱燙的石斑魚，靈巧地閃過踉蹌客人，點燃酒精上菜，順手又疊起見底的碗盤，回頭再把客人交代的菜尾打包，節奏渾然天成。

澎澎派派、熱熱鬧鬧、歡歡喜喜，這就是「辦桌」精神。洋溢傳統的古早味，上演直樸有力的民間飲食文化。



琳琅滿目的豐富菜色，這是臺灣特有的「街頭大餐廳」



千錘百鍊冶好鐵



黑黝黝的焦炭堆滿了火爐口，鼓風箱勁風呼呼吹起，紅紅的火苗隨之起竄升騰，筋骨結實的打鐵師傅，以火鉗夾著厚重鐵胚往炙熱的火爐裡塞，火花瞬間急速跳動，映在師傅滴著汗水的臉頰上，有一種魔幻奇異的光彩。熔鐵的火候是門學問，拿捏得準，才能熔燒出軟硬適中的好鐵料。

然而，幾代傳承演進下來，仍無儀器量測，少說在千度之上的高溫，全憑師傅獨到的眼力與老練的經驗判斷。待鋼料燒炙得紅吱吱，旋即被快速夾放鐵墩上，以鐵鎚鍛打塑形。早期的鎚打全是硬功夫，師傅拿著小鐵鎚，助手對立雙手舉著大鎚，先是小鎚敲出清脆的「叮」，然後大鎚使勁落下發出沉重的「噹」，就在叮、噹——叮、噹——吭鏘有力的打鐵韻律中，鐵胚歷經千錘百鍊，逐漸成形，一團火紅也慢慢轉成灰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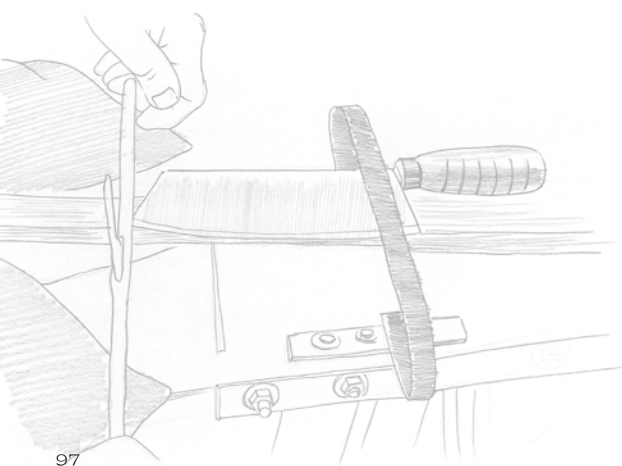


拋光是聲光效果十足的尾聲，嘶、嘶、嘶，砂輪機與鋼鐵塊硬碰硬摩擦，火花躍動四賤，宛如燦爛的火樹般，照亮了油黑的打鐵鋪，一件手工打造的巧器，在師傅精湛的手藝中，渾然現形。

打鐵機出現後，鎚打功夫省力些，僅需鐵匠單獨腳踏打鐵機，叩、叩、叩、叩，震天嘎響，鐵胚慢慢敲擊成形。有時，敲打的時間過久，鐵料得反覆回到爐火中加熱熔燒。待成型的器械往水裡冷卻，吱——地白煙倏然飄起，淬火於是完成。



打鐵店是早期鄉間農具的生產來源，如今隨著機械化已逐漸沒落





如今社會轉型，打鐵產業逐漸沒落，昔日繁華的打鐵店，紛紛吹起熄燈號，僅剩寥寥可數的老師傅仍堅守著這項技術；或許當打鐵方式由兩人轉為一人，已預留蕭條伏筆。打鐵不再是溫飽度日的職業，它化幻成一種厚重的堅持，工匠的藝術。每當老鐵匠秉持古老工法，再度以鋼鐵般的胳膊，鏘鏘鏘地鍛鍊鐵器時，總是引來年輕旅客一陣驚呼，只聽見快門喀嚓、喀嚓連聲響；老師傅停佇在炫目的火樹旁，令人屏息的，在川流不息的時間長河裡，永遠停格。

早期的農業時代，打鐵舖在鄉鎮的街頭巷尾四處林立，街道裡未曾中斷的打鐵聲，伴隨著街坊人家長大。無論是家用的菜刀、剪刀，或是農事所需的鐮刀、鋤頭、犁耙……等農具，全靠打鐵師傅雙手打造，件件都是獨一無二。客家俗諺流傳：「頭換番、二打鐵」，最賺錢的是和原住民做生意，而早期打鐵店生意應接不暇，可說是第二賺錢的行業。



打鐵舖的水泥牆面上，隨性寫滿了客戶的連絡電話，別具特色

喀隆喀隆的五分車

鳴！鳴！五分車遠遠鳴笛示警，平交道噹、噹、噹、噹，柵欄緩緩落下，鐵道守衛吹著哨子，拿著紅白警示旗，來往的騎士路人們停了下來，喀隆、喀隆、喀隆，滿載著甘蔗的小火車，不急不徐地從眼前馳過，一節接著一節的黑色車廂，像極了一條穿梭在地表的黑色長龍。

在糖業最興盛的年代，台糖的五分車遍佈台灣各地，每年十月到三月，是甘蔗採收期，到處都可聽見五分車的鳴鳴聲，一路穿過綠油油的田野、水汪汪的養殖場、甚至是車來人往的市區，密集往返於甘蔗園及糖廠之間。



五分車雖然隨著製糖業的沒落而吹起熄燈號，然而，觀光業的興起，卻賦予了五分車全新的任務





坐在五分車上，解說員正奮力述說著延途的美景與五分車的歷史，這是農村裡的新興產業

鳴！鳴！鳴！聽，滿載著旅人的嬉笑聲，五分車再度奔馳，緩慢行走在田野間，眼前一片綠意，映入了眾人眼底。

隨著製糖工業逐漸沒落，運送甘蔗的五分車也慢慢吹起熄燈號；一度，五分車正式從台灣社會中除役。然而，近年追求農村懷舊風情的觀光客變多了，當年的蔗廂車，塗抹繽紛的彩繪，搖身一變成為觀光列車。

——！在物資缺乏的年代裡，只要發現甘蔗堆疊得不甚平整，總會有人伺機登上蔗廂車，偷拔甘蔗吃。遇到從糖廠運爐泥回甘蔗園施肥的車次，就會聽到鐵道兩旁飼養的雞群們咕咕咕，快步跟著爭食掉下來的爐泥渣。





守護農村的 溫柔低語

很多人說，外面的世界很大，
卻有一些人，選擇留在農村、移居鄉間，
靠著自己的努力開創新事業，
付出心力默默耕耘，只求無愧天地，
做一個別人眼中的傻子，
透過對土地的疼惜，對生命的堅持，
以行動證明人文關懷帶來的身心靈全人滿足，
遠勝於燈光璀璨的水泥叢林。

聽見溫暖的聲音

原住民藍調女歌手家家



「吼央，吼海耶央，吼海央、吼海央，伊呀吼海央，吼因伊耶央，吼因伊耶央，海央。」輕輕以母語哼著兒時第一首學會的歌，家家的眼裡閃爍著光彩，「小時候不懂事很叛逆，不喜歡自己的膚色、家境的單純，即使他人稱讚我唱歌很好聽，仍嫌不夠；但當我大一點接觸其他族群，才發現自己是很特別。」

生活裡無時無刻以歌謠相伴

本名紀家瑩的家家，有位獲得金曲新人獎肯定的姐姐紀曉君，外婆曾修花是卑南歌謠的傳承代表，父母對歌唱亦有鑽研，從小的耳濡目染，音樂之於她就像呼吸那麼自然。

「我們的生活好像無時無刻都要唱歌。」家家說，生活裡每個主題，幾乎都有歌謠，「就像哄小孩，每家都有不一樣的唱法，我家是喔阿喔、喔喔喔，別人家可能更慢，四拍中只有兩拍，節奏不同。」

在台東平原出生的她，老家不像山區部落般艱困，附近居民多以農業維生；沒有田產的他們，母親由外婆傳承洋裁手藝，為族人製做傳統服飾。「年節前，大家都會訂做新衣服，總是到過

年前幾天才決定衣服怎麼做，大人們很忙，所以孩子要負責做家事。」

跟著滿載甘蔗的大牛車

剛上小學，媽媽就會教孩子做菜，特別是務農的人家，長輩在田裡工作，孩子放學回家要燒開水、做飯、照顧弟妹；「當時學校只有一百多人，每個年級一班。因為教育的關係，我們這輩會說母語的人不多，但因隔代教養的關係，孫子和姆姆、阿公一起住，小朋友仍聽得懂母語，兩代之間以不同的語言互相交流學習。」

回憶小時候的遊戲，跳房子、跳繩、鬼抓人、捉迷藏都是放學後最有趣的活動，「在人家曬的穀子上打滾，大人跑出來罵，我們就趕快跑掉，耶！很刺激。」而讓家家印象最深的是載甘蔗牛車，「往糖廠的台九線上，很多大牛車滿載甘蔗，重得拖在地上，小朋友在車後抽甘蔗，剝了皮偷吃，其實車上的老人家都知道；有時候，小朋友會跳上牛車搭便車回家，我那時太小，媽媽規定女生不可以太野。」

老家裡，最讓家家感動的是阿姨。曾在國中畢業後到台北秀場駐唱的阿姨，多年前毅然決然回到台東照顧父母，趁著空檔，召集很多年輕人投入部落工作；「她常出現在台灣各地，都是為了部落文化的推廣活動，沒有收入

卻付出所有心力，在我眼裡是很偉大的部落工作者；我不敢說將來也會像她一樣，但需要我幫忙，一定願意。」

頭頂上的天空原來那麼美

離開台東已十數載，家家每年都會回去探望，每次回家，都很珍惜那段時間，對家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愈來愈重。「在都會區，早上是被喇叭、喧鬧聲吵醒，很不甘願地醒來還想再睡；但在家鄉，老人家來串門子和外公外婆聊天，門口嘰哩呱啦地大聲講話，我卻是微笑著起床，這才是我家，我知道他們在講什麼，一大早就講笑話！」坐在院子看著天空發呆，一切都很好，她怪自己長大了才懂得珍惜，心想：以前都不知道妳家頭頂上那片天空多美阿！

「我很喜歡叫吃飯的時候，對著天空大喊，因為家人四散各地，喊完後傳來回應聲，最後聚集在廚房很有趣；凌晨三、四點就聽到鳥叫，隔壁巷子有隻雞，每天在固定時間啼叫，不用鬧鐘知道幾點；舅舅家在隔壁，家人一起泡茶聊天、彈吉他唱歌，充滿很多聲音的家，是屬於農村的熱鬧。」

家家學會的第一首歌，依舊在部落傳唱著，隨著每個人的情緒詮釋，撫慰襁褓中的孩子，從音樂中，找到屬於家鄉的平安感覺。



守護農村的溫柔低語

縈繞的樂聲



站在教堂裡，靜靜聆聽著台上唱詩班的歌聲，這是部落裡的村民們，最能凝聚且沉澱心靈的一刻



Ma-li ma-li ti Yi-su sa-ma
ma-li ma-li ti Yi-su sa-ma
sa te ka na ma te-ve te vel
sa te ka na ma te ve te vel
hai ya na i yu in hai ya na i yu in i ya u hai yan

教堂裡，傳來輕快的唱詩聲，這首排灣族的《感謝耶穌》旋律歌詞好記，已跨越語言藩籬，在不同民族部落中吟唱；當音色悠揚純淨的原住民詩班開口發出音符，焦慮、急躁、緊張起伏的心情，瞬間被樂聲撫平，音樂，是一帖心靈良方。



唱詩班的聲音滿室悠揚著，村民們也放下了心頭的俗務，任歌聲引領著方向

「好，我們今天先練到這裡，下週見！」牧師才一轉頭，村長已迫不及待地上前詢問：「牧師，前兩天說要申請的幼托和老人安養計畫，有沒有人可以幫忙？」產業結構轉型，中生代遠赴都會區工作，農村普遍只剩老人與小孩，上一輩不懂電腦文書，小小孩只會電玩，資訊化的時代，農村人力顯得捉襟見肘。

多年來，教會一直在每個山村裡扮演關懷角色。年輕夫妻在都會區生活壓力大，只好將孩子送回農村，由祖父母代為教養。「孩子是社會未來的希望」像個口號般飄在空中，當這些孩子負笈離鄉進入城市，求職的現實面往往讓他們成為都會而非農村的希望。「那就用歌聲吧！」牧師思忖著。

孩子們在主日學，牧師教唱傳統歌謠、詩歌，配合村裡的大小活動獻唱，甚至到外地交流，培養大孩子照顧小孩子，凝聚彼此感情。即使高中必須離開家鄉到鄰近城市，週末的聚會魅力還是牽引著孩子返家相聚；大學後分散得更遠，週末回鄉是種奢求，但牧師鼓勵孩子將農村的需求運用在課業研究上，透過經費補助，讓孩子寒暑假回家服務社區兼賺學費，每一筆錢，真正用在社區居民身上。

大學畢業後，孩子回到農村自己寫計畫，這些年與鄉居親友間的互動沒有斷過，誰家需要幫助？哪裡可做環境改善？社區產業如何多元開發？孩子們深刻了解自



在許多農村社區裡，教會不僅僅只是宗教信仰，反之，更代表著一股堅而不破的守護力量

己的村莊，無論學的是農業、行銷、廣告、設計、資訊、甚至是景觀工程，在社區裡都有發揮空間，這群在教會裡唱歌的孩子們，為家鄉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每個禮拜天，教會的樂聲持續不斷響起，以往單純鋼琴伴奏、唱唱跳跳的孩子們，如今加入爵士鼓、電吉他和貝斯，熱鬧的樂曲為禮拜儀式揭開序幕，拍手歡呼聲中，泰雅族會眾高聲吟唱著《創始成終》，教堂的歌聲，仍在山谷裡守護著。

t'arin balay ga mngbang mibu qu hiyal
maki qba Utux lga kinblegan la
bincingan na ryax ga mngbang mibu qu cinbwanan
musa ta sbzinah squ kahul inringan ru bcingan na Utux kayal
laqi na tayal lokah mwah kyokay
laxiy zngiy yesu ta mrhuw



一切平安

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雨水打在鐵皮屋頂上的聲音分外清晰，下雨了。阿滿望著窗外烏黑的天色，拿起雨量筒走到屋外空曠處，俐落地架了起來，細雨落在透明的雨量筒裡，就像落在乾涸的土地上，無聲無息，也沒什麼變化。她隨即撥了通電話：「村長，你那邊的雨量筒放了嗎？我的也剛放好，這場雨應該不太嚴重，但我們還是隨時保持聯絡。」掛斷電話，阿滿朝後山那條小野溪走去；她是社區裡受過訓練的土石流防災專員，這幾天梅雨鋒面報到，氣象局已發布豪雨特報。





由在地居民自願報名的土石流防災專員，是防災系統中，最重要的一環



平日固定的巡查與實的訓練課程，皆是希望能在緊急狀況時做好最完備的準備與處置

小野溪曾在兩年前造成災害，傾盆大雨從中午開始沒有停過，夜裡怪異又恐怖的轟隆聲，帶來殺傷力強大的土石流，先淹沒坡地上辛苦耕耘轉型的有機蔬菜園，順坡勢而下沖毀好幾間房舍，首當其衝的是阿滿老家，上了年紀的父母未能躲過一劫。

儘管不捨，重建家園時，阿滿注意到「土石流防災專員」這項工作，特別向村長報名，自願參與訓練，成為社區的土石流防災種子教師，平常利用各種聚會活動，向大家說明疏散避難的步驟與地點，並詳細分組分工，針對獨居或行動不便的長輩，阿滿特別商請附近鄰居的協助，以確保每位居民都能在危急時刻獲得安全保障。上個星期，全村特別集合進行演習，在警員、消防和清潔人員共同合作下，大家對防災避災有了更清楚的概念。

今天野溪的水流較平常湍急豐沛，山頂應該下了不少雨，水色清澈，沒有坍塌跡象；雨絲逐漸愈來愈細，遠方的藍天從雲縫間透出，阿滿走回雨量筒，只倒出幾滴雨水，這場細雨，停了。

一切平安。





按下開關，調好麥克風，放送頭就像村子裡專屬的廣播頻道，資訊無限



「村長伯廣播，王慶祥小朋友，恁阿母叫你趕緊轉去吃飯啊！」鐵架上高掛著幾支聖誕鈴噹狀的「放送頭」，向著四面八方傳送音波。這音波，比導彈還要精準，總能逮到滿臉不甘願的小朋友；還沒玩過癮的祥仔，氣呼呼地撿了顆小石頭，朝放送頭砸了過去，發出筐噹好大一聲，那是放送頭在喊疼了。

「忠仔，下次你再皮到不知道回家，阿母也這樣廣播好不好啊？」小學四年級的忠仔趴在桌上，鉛筆游移在作業簿上沙沙作響，假裝沒聽到這一番話。「喔，長大了，知道要愛面子囉，阿母跟你開玩笑的！」忠仔漲紅了臉，想了一想，還是沒有回話。

村長伯的放送頭

守護農村的溫柔低語

傍晚的時候，放送頭又響了，這次傳來村長伯的聲音：「今天暗暝七點半，在社區活動中心，要討論土地公廟旁那塊空地種花的事，希望各位鄉親大家踴躍參加！」

開會時間一到，村長立刻站上講台：「上一回謝謝大家幫忙，土地公廟旁邊堆垃圾那塊空地終於清乾淨，現在要請大家門陣出主意，種哪些花樹卡好、卡水，準備材料後，找一天再作夥來一起種花，村子裡就能多個花園了。」最近為了村子的綠美化工作，村長伯四處奔走，天天去鄉公所、農會博感情。聽說別的庄頭前幾年種植日本櫻花，人潮變多了，民宿、餐廳的生意應接不暇，村民們興致勃勃，也想改善美化自己的生活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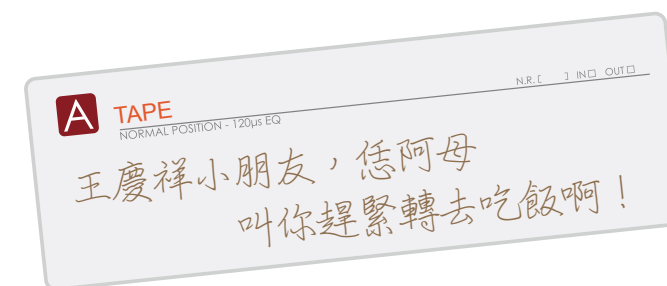
村子的幅員廣，有事情要公告周知，挨家挨戶打電話太麻煩，倒不如利用村長伯的放送頭；雖然歷經了四十多個寒暑，還是頂實用。「賣菜的發財仔，等一下九點會歇在土地公廟埕前，有需要的阿伯阿姆趕緊來看！」攤販們巡行到村裡，停留時間有限，村長的放送頭成了工商服務工具。



不論你在村子裡的哪一角，放送頭都能使命必達的傳遞著每一件消息



村子裡淘氣又調皮的小孩，在放送頭的宣傳下，已成了村子裡的大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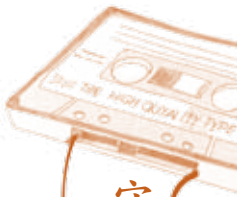


「我是覺得，我們不要再種日本櫻花，那個到處都是，顯不出我們的特色。」「我在山坡上看到一整片澤蘭有夠水，很多蝴蝶飛來吃蜜，那是村子裡本來就有的，挖一些來種，不必花錢又跟上回老師說的生態保育有關，這款應該不壞！」「這主意很讚，大家若同意，就鼓掌通過囉！」啪啪啪啪的掌聲不斷。

深夜裡，村長伯提前夢見原本的垃圾堆，來年春暖花開、蝴蝶紛飛的場景，他巴不得放送頭一打開，就能昭告天下，村子裡現在變得多漂亮、多讓人留連忘返。



整理行囊，準備簡單裝備，阿德一行人準備上山，他們是林道的巡山志工；上個月，在巡山志工與員警合作下，逮捕了四位山老鼠，山上的林木又少了些危害。沿途，唧——唧——的蟬鳴不絕於耳，陣陣涼風吹在森林裡，大夥的腳步不自覺輕盈起來；「看，這是山羌的腳印！」今年涼得早，山羌已經開始往低海拔遷移，尋找食物，難怪前兩天，阿德在夜裡已隱約聽見那似狗吠般的短促汪、汪聲，而這也代表梅林的八色鳥，將舉家南飛了。



守護農村的溫柔低語

保護山林生態家

這條林道環境，巡山志工們如數家珍。過去山上曾是部落居民的獵場，伐木政策一度帶來改變，而在停止後，透過自然演替，野生動物陸續回到這片原野生活，族人不再仰賴狩獵維生，這些天然資源，為部落開啟轉型生態觀光契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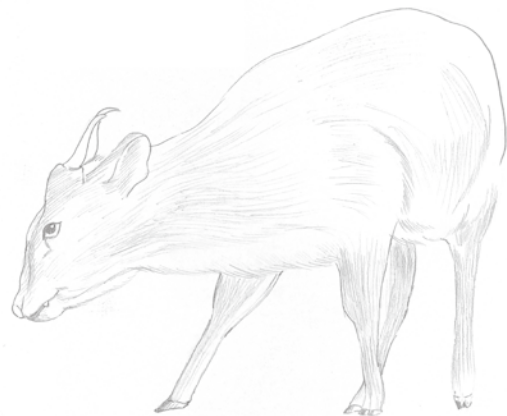
靠近部落的林道是生態解說最佳場域，社區利用工作假期招募志工整理環境，協助梅農採果、行銷，讓有機梅園得以持續成為八色鳥棲地，在梅雨季前搶救竹林的獨角仙寶寶，社區產業不但愈來愈興隆，生態理念也深植居民心中，加上志工的參與分享，部落裡的生活，精采熱鬧。

這一切，也有賴社區組成的巡山志工，不定期上山守護山林；舊有林道已蔓生植物難以辨識，巡山志工慢慢穿越密林，身兼生態調查員之職，記錄著林相、生物群落變化，邊走邊聽邊看，時間倏忽流逝。

呱、呱、呱、呱，台灣特有的橙腹樹蛙，正趴在樹幹上高歌，遠處的黃嘴角鵪則鳴、鳴地叫著。完成任務與隊友道別後，阿德頂著月光，三步併成兩步趕著回家，明天一早，還得到車站迎接來學爬樹的遊客呢！



頂著頭燈，在黑暗與霧氣交雜中，林道巡守員展開了定期的巡視，以防山老鼠又破壞了辛苦守護的林道生態





星光滿天，林梢在夜幕裡印出一排黑，蝨斯不停摩擦雙翅發出嘶聲，蟋蟀的唧唧聲斷斷續續，一陣風吹來，竹葉隨之婆娑地唏唏作響。

幾支黃色光柱在黝暗中特別明顯，間雜著緩慢的腳步聲，倏忽間靜止。「你們看，」戴頭燈的男子，將光線聚焦在樹葉上一隻綠色昆蟲，所有的黃色光束也隨之集中，「這是台灣騷斯，俗稱紡織娘，看到頭部的黑斑了嗎？」這群人探頭探腦，孩子睜大了雙眼，「叔叔，在哪？在哪？」大人們七嘴八舌指著說著。



守護農村的溫柔低語

說故事的人



那日近午時分，村裡一天只有七個班次停靠的火車站，阿郎在火車匆匆駛離的月台上，迎接來自市區的遊客。踏進家門，小朋友的哇哇驚嘆聲與問句沒停過，「這是以前的穀倉，那是去穀的礱穀機……」阿郎一項項解釋屋裡的格局與擺設，利用老舊農具的巧思陳列，簡單的農家化身為特色民宿。

戴著頭燈的阿郎，嘗試過幾年都會生活，想起老邁的雙親，逐漸荒廢的田園，決定回老家協助父親種稻，並將閒置的房間廳堂改裝成民宿；都市長大的妻子原本不適應鄉居，經營部落格發表村子裡發生的大小事，廣受回響，兩人參與社區課程後當起解說員，以慢活的深度旅遊，帶領遊客透過在地人的角度，認識農村生活。



解說員介紹著過往的農村生活用具，小朋友們聽的入神





走在新完成的木棧道上，這群解說導覽員，開闢了一個讓大家重新認識臺灣農村的機會



TAPE

NORMAL POSITION - 120.15 EQ

N.R. [] IN [] OUT []

「在哪？在哪？」
孩子們七嘴八舌指著說著

經過短暫的自食其力節目，豔陽炙熱的午後，一群人來到林蔭遮蔽的小溪，說好是吹風、泡腳、睡午覺的行程，只見阿郎發給每人一個小盆，然後伸手入溪床抓了一把泥沙碎石，「藉水流力量帶走細砂後，你們看石頭堆裡有什麼？」土黃灰色石礫中，錯落幾顆圓鼓扇形的黃殼蜆，孩子們立刻彎下腰去，濺起大大水花猶似和溪流爭食般，「找到了！」「我也有耶！」這麼一來，晚餐又有著落了。晚飯後的夜觀，為這一天畫上句點；而明天，大家還要戴上斗笠、捲起褲管，一起下田除草呢！

只見大孩子想盡辦法爬上樹，小孩則坐上爸爸肩頭、伸長了手，「再過來一點！」「小心站穩！」第一次爬樹的孩子戰戰兢兢，樹下的大人使力將孩子壓低的枝幹拉住，摘下果實，好一會兒，裝滿一大籃龍眼，笑鬧聲不斷。

午餐，滿桌佳餚是母親與妻子在廚房裡清洗、剝切、拌炒一上午的傑作，有自家飼養放山雞、菜園的時蔬瓜果和剛碾好的新米；飯後想吃水果？阿郎帶著大家到後院結實累累的龍眼樹下，「自己摘囉！」



敞開鄉間 懷抱的進行曲

以天為幕、以地為席的農村正在蛻變。
居民開始在農閒時齊聚討論未來，
年輕人陸續返鄉接棒、激發新點子，
上課、觀摩、各式社區活動帶來更多喧鬧聲，
轉角的花圃、矮籬、創意裝置處處驚喜，
農村煥然一新，綻放質樸的美，
歡欣的遊客帶來多元面向的產業變化，
各年齡層的笑聲，再度回到農村。

聽見希望的聲音

《一步一腳印・發現新台灣》主持人詹怡宜



由二〇〇四年至今，《一步一腳印・發現新台灣》已邁入第八年，早期詹怡宜都是跟著外景團隊一起走訪各鄉間村落，尋找代表台灣希望的在地生命力；近年來接任更多行政職，出外景的機會少了，但她心中那份對農村生活莫名的憧憬，始終不曾改變。

農村裡樂天踏實的人際互動

「以前採訪的都是比我年長的人；」詹怡宜提起多年前在關山的受訪者，土石流淹沒他的六甲農地，老農卻天真的認為土石流讓農地土質更好，為因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他嘗試轉型發展觀光果園種草莓，特別跑到大湖學習，並以錄影機拍下種植技巧，反覆觀看研究，「當時覺得他是個很有想法認真又樂觀的農夫，代表台灣的希望；後來附近開闢自行車道，吸引更多遊客，他果然成功了。」

對詹怡宜來說，鄉間因為空曠，每個聲音都顯得可貴，人們的互動往往被突顯而豐富有趣。

「記得採訪過一個花蓮郵差，因為部落居民很早出門務農，所以他早上四到六點送掛號信；當時跟著他採訪，他反而認為我們很無聊，這是他每

天的例行工作。他一按門鈴，真的有人睡眼惺忪出來領掛號信，他還知道誰和誰有親戚關係，把信託給對方，在路上遇到收信人則直接交遞，如果沒人開門，他還會打電話叫屋主起床收信，這種人情味的擴散真棒。」

鄉村擴散了所有人與人的接觸，使喜怒哀樂的情緒更加突顯，家庭情感的場景，格外令詹怡宜感覺愉快。

受訪者的年齡愈來愈年輕

事先安排計畫的採訪流程，有時也會遇到變化需隨機應變，「有次想順道採訪某位文史工作者卻不清楚地點，隨意敲了門詢問，應門的像是位畢業的年輕女孩，她穿著拖鞋帶我們去，路程並不近，我很訝異她二話不說的熱心又隨性，言談中發現她對該地的發展很有想法。台灣有很多像她這樣的年輕人分散在四處，在鄉村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我很羨慕那種生活。」從外景到棚內主持，這幾年，詹怡宜發現節目訪談的主角，愈來愈年輕；「年輕人透過政府的漂鳥計畫回鄉，藉著節目報導的潛移默化，鼓勵人們來到農村，題材上，主角明顯變年輕了。」

詹怡宜說，以前他在農村裡看到的多是單一莊稼漢打拼，造成隔代教養，現在是整個家庭投入，年輕夫妻

帶著幼兒一起在田間生活的故事愈來愈多，「有個場景是一個小家庭，在工作車引擎聲中，除了駕駛的年輕父親，還有妻子抱著小孩在農地種瓜，過去這景象不常見，念建築的夫妻畢業後也曾上班，後來決定回鄉下種田，嘗試有機栽培，這類想法一直在發酵。」當年輕小家庭可以在鄉下生活、養育孩子，正是台灣農村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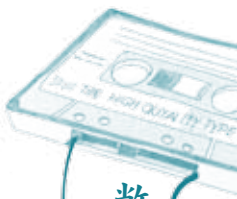
新時代農村已注入新觀念

「我很羨慕那些父母住在鄉下的人，或許不適應都市而回去打拼，但也帶了一些新觀念、想法和創意；網路時代改變了通路，有人組讀書會，透過社群連結消弭城鄉的文化差距，台灣農村正在做一種有機的小革命。」

都市長大的詹怡宜，笑說自己有個被稱為不切實際的農村夢，「大學時代希望能嫁作農婦；作節目時，車一開出台北我總有說不出的暢快。」漁村的海浪聲和味道，寬廣的嘉南平原或山坡樹林，每個鄉間角落都以不同的氛圍呼喚著她，「從小的夢想仍未改變，雖然還沒朝著那方向走，但只要有機會接觸關於鄉村的題材，我都很愛。」



活動中心裡，社區居民們正熱烈的討論著大小事，農村的轉變，亦在一次又一次的討論中成形



敞開鄉間懷抱的進行曲

七嘴八舌編織夢想



匡唧唧唧，活動中心的鐵門在按鈕指令下緩緩上升，控一聲結束，總幹事打開每扇窗，讓空氣流通；不一會兒，老腳踏車的刺耳煞車聲伊——地在門口止住，隨後出現好幾輛撲撲撲的摩托車，熄了火，居民陸陸續續來到活動中心，相互招呼寒暄著。

汽車喇叭叭叭叭響起，今天的講師到了。「高老師，上次講的黑咕嚕就是這隻！」阿坤伯捧個水盆，等不及講師進教室，開心地展現他的收穫，「以前小時候，旁邊



開完會後，更有娛興節目，在這裡，不僅織社區夢想，更凝聚地方感情



那條溪有很多黑咕嚕，我們想在社區公園的池塘裡養這個，遊客來就知道黑咕嚕是社區特色。」

「先讓老師進來再說啦！」總幹事催促大夥進入室內，講師打開電腦接上投影機，螢幕上出現一隻和阿坤伯水盆內一樣的魚，「這隻對吧？牠是棕塘鱧，很可惜牠不適合養在封閉的水池，這是一種需要降海產卵的洄游魚類。」

「是喔……」阿坤伯略帶失望地看著盆裡的魚；「沒關係，我們可以養泥鰍和青蛙，以前稻田裡很多啊！」總幹事的建議，立刻讓氣氛活絡起來。

從上星期開始，社區已進入培根課程核心班的重要階段，討論僱工購料的實作內容，阿坤伯特別將路旁那塊休耕地提供給社區建公園，光是使用哪些材料或做成什麼樣式，一星期來，農閒的茶餘飯後話題，永遠繞著社區公園打轉。

「高老師，我們想去海邊撿一些漂流木，在公園裡排列幾個區塊，種一些不同的花。」



「對啊，種原生的百合，以前山坡上很多野生百合呢！」

「還要搬一些溪裡的石頭，扁扁的那種鋪在步道上，就不怕下過雨踩爛泥巴。」

「順便再撿白色的卵石回來，在百合周圍排成愛心，表示我們是愛百合、愛土地的社區。」

「太棒了！四周插上九芎樹枝，過幾年可以有樹木遮陰乘涼。」

照著居民的發想，白板上的公園從原本四方的邊界線條，慢慢加入彎曲漂流木排列的大樹形狀，象徵對社區的守護，樹底是重新挖掘的池塘，放養田間常見生物，如同社區不息的生命力，樹冠以卵石圍出愛心，復育百合；講師照著居民所提，一筆一畫勾勒出社區公園的樣貌，坐在台下的每個人，眼裡閃著光，心隨之沸騰。

當台下產生共識的意見聲音，全部化做白板的设计圖後，高老師轉過身，面對台下的鴉雀無聲笑著說道：「現在，誰要負責去搬漂流木？或是撿石頭？」

「我！我！」



你一言，我一語，在這裡，有都市少見的熱心與團結

土地上的新活力



孩子們的活力，是農村未來的動力與希望

「咚得得咚得得咚」一切有序的鼓聲劃破向晚的靜謐，一群孩子左右搖擺著身體，自信地舞動鼓錘。不一會兒，領頭者「嘿——嘿——嘿——」的口哨連續響起四個長音，鼓聲就像訓練有素的士兵般，重拍一聲落下同時停歇。

村裡的孩子，只要上起打鼓課，個個馬上精神百倍。秀蘭姨的大女兒小安，回鄉已經兩年了。為了讓村裡的弟弟妹妹們，放學後多些不同的娛樂，她特別情商朋友，定期來村裡教小朋友練習打鼓。



「大專生洄游計畫」讓青少年有機會接觸農村，並貢獻所長，激盪出璀璨的火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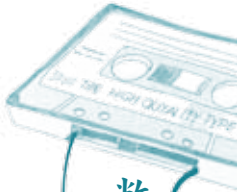


「村長伯，我又找到了一個朋友，下個月開始可以來教小朋友畫水彩。」「真好，材料費要多少錢儘管講，囡仔人教育不能省。」「還有雜貨店的阿忠，也說明年畢業後要回來幫忙。他念生物，又懂電腦，可以幫忙帶生態導覽，晚上也可以教電腦。」「喔，真好、真好。」不管小安提什麼意見，村長伯總是笑著說好，這樣的信任，讓她特別感動。握緊拳頭，小安對自己喊了一句「加油！」，她絕對不會，辜負長輩們的期待。

「唉呀，你看，你的大姆指都起水泡了！」「沒關係啦，不會痛！」「姐姐，上次你說要畫給我的賽車呢？」休息時間，孩子們也閒不下來，圍著小安吱吱喳喳。

美術科系畢業後，小安回家幫忙父母親推廣有機蔬菜，她以所學重新設計包裝，經營部落格行銷，很受都市人喜愛。白天，小安忙著收單、出貨；到了晚上，她兼任起課輔老師，只因掛記著村長的叮嚀——他最擔心村裡的孩子，回家後只知道看電視。





敞開鄉間懷抱的進行曲

海味森巴舞

「咚！咚！咚！咚！嘿！咚！咚！咚！喝！」
寧靜的小漁村裡，由遠而近的鼓聲，振動著原本平靜又漫著海味的空氣，一定是自己的幻覺，這南美熱情的森巴鼓聲，怎會出現在台灣西部這個產蚵的小漁村裡，但鼓聲卻越來越清晰，其中，更夾雜著音樂、歡呼與吆喝聲，老人家開始走出屋外，小孩興奮的探頭探腦，終於，隊伍在磚瓦屋林立的巷子口出現了：

只見拿著火把的隊長，隨性跳上停在路邊的卡車頂上，喝了一口酒向火把一噴，



「轟」大家一起來跳森巴舞吧！」，在他熱情的吆喝下，圍觀村民們開始加入了遊行的隊伍；緊跟在隊長後面的，是一群小朋友所組成的鼓隊，最小的看起來才不過五歲，打起鼓來卻一點也不含糊；當然，在森巴舞的場合裡，少不了熱情又吸睛的潮男潮女們，但最搶眼的，莫過於後方隊伍裡的阿公阿嬤，有人踩著高橇，有人套上卡通人物的造型服，更有頂著白髮的長者，穿著閃亮耀眼的制服，一邊打鼓一邊唱跳著隨著隊伍向前邁進，隔壁村的村民們，也不願意錯過這份熱鬧，手勾著手，盡情在震鼓喧天的節奏中跳舞。

漁村的人口不多，大人們多靠漁業維生，近幾年也多了許多外籍配偶，村子裡沒有其他娛樂，為了讓孩子們在下課後能有一份正當的休閒，在一次因緣際會下，來自外部的老師們開始在村子裡推廣森巴舞，當下課鐘響，孩子們不像都市裡的小孩，低著頭心不甘情不願的去補習班上課，而是成群結隊的在村子裡的包公廟前，咚咚！咚咚！的勤奮練著鼓技，這份熱情與動力，更逐漸延燒到村子裡的



社區居民們一同練舞演出，享受著農村的樂活生活





音樂、鼓聲、歡笑聲，這是台灣農村熱情的另一面



即使頭髮蒼白，仍掩蓋不了我們的熱情與光芒

大人們，原本寧靜平淡的漁村裡，不僅有了活力，更凝聚起村民的心。

今天，是包公的生日，遊行隊伍在廟前停下了腳步，全村的居民都聚集在這廣場上慶祝，每個人的臉上洋溢著滿滿的笑容，從白天跳到黑夜，隊長手上的火把還熊熊的燒著，整齊劃一的鼓聲持續響徹每一個角落，搭配鼓聲的，是一陣又一陣村民開朗的笑聲，用森巴舞來慶祝包公的生日！？誰能想到如此衝突卻又熱情洋溢的點子。

月亮高高掛著，這個專屬於全村的嘉年華會還未結束，如果不是村民們開始輪流站上舞台高歌，左右兩邊的攤販大聲叫賣著，遊客們可能還遲遲不敢相信自己身在台灣，「我們明年也要來參加！」沒趕上這場盛會的其他村民們如此說著，誰說，臺灣的鄉村小鎮很無聊！？

地瓜田間農家趣



幾乎沒有汽車經過的產業道路上，大小孩賣力地騎著單車勇往直前，載著小小孩的家長慢慢地踩著踏板，在後方不時提醒大小孩：「慢點、慢點！」年紀更大的長輩，則優閒地坐在三輪車上搖搖擺擺，享受冬日暖陽。轉角處，另一家人大手拉小手，漫步在溪畔步道，聽著蟲鳴鳥唱。

騎車的大孩子互相通風報信般，壓低音量說：「那是昨天和我們一起煙窯的小寶耶，他們的窯好小喔！」後座的妹妹對媽媽說：「昨天的烤地瓜好好吃喔！」一提到吃，前方幾個大小孩慢了下來，加入對話；「還有炸地瓜，我吃了一堆呢！」「那個地瓜煎餅才美味呢！」媽媽笑著問：「因為你們玩一下午累了，所以什麼都覺得好吃？」



這些年，越來越多遊客造訪農村，改善了農村的經濟，亦成為永續發展的重要一環



體驗鄉村生活，是更快認識這片土地的方法之一



「才不是呢！」哥哥說：「因為我幫忙阿婆拔了很多地瓜，自己拔的地瓜特別好吃！」

「我拔了八串地瓜！」「我拔了十串，比你多！」

孩子們邊騎邊數算著前一天下午拔地瓜的豐功偉業，順著微微的風，孩子們的話語向後傳，長輩們聽了莞爾一笑，三輪車裡的阿婆說：「以早我們哪像你們這麼好命，做半小時就累得哇哇叫，像在玩遊戲一樣；如果當時也有遊客幫我們工作，那就好了。」

「阿嬤，那你和阿公再去種田，我們放假回家幫忙，鄉下可以抓蟲、抓青蛙，還能拔地瓜、焗窯，好好玩喔！」

阿公阿嬤相視半晌，笑出聲來，「我們要享福了，農事交給你爸爸他們兄弟囉！」

前方遠遠地出現一大片螢光黃油菜花田，「你們看！」孩子們興奮地愈騎愈快，對景緻的讚嘆聲持續飄揚在微風中。



坐在自行車上，遊覽台灣的鄉間社區，更能體會在地風情

好事在農村，發生



咯滋、咯滋、咯滋，酥酥脆脆又不黏牙的花生糖，不禁讓人一口接一口，大口咬下的清脆聲與滿口咀嚼的含糊考、考聲雖然不對稱，但那分本土花生最吸引人的香氣四溢，滿足之情全在臉上表露無遺。

從沒想過接手父親的花生糖事業，小劉回到故鄉轉眼已經數年，這幾年在小劉的經營下，已成為在地最受歡迎的伴手禮。學生時代離開家鄉的小劉，不忍見年邁的母親在農村裡為小小的花生糖鋪辛苦，於是辭掉工作，毅然回鄉學做花生糖。除了堅持純手工低溫烘焙，嚴選無



年輕一代回鄉繼承家業，讓越來越多的好事在農村發生



「我們的花生糖是從生的花生仁開始煮，吃了不燥熱、又很香。」自動化旋轉的熱鐵鍋裡，花生顆粒與麥芽糖漿不停攪動，甜味飄散空氣中；「早期父親是以大鍋雙手炒花生糖，鐵鏟、木鏟和鐵鍋撞擊的鏘鏘鏘，是我印象最深的聲音。」

待花生煮熟，趁熱倒下工作平台，小劉拿著桿麵棍，慢慢推平整勻，熱花生與黏呼呼的麥芽糖在平台上像是按摩般，發出低沉的沙沙聲；隨後，小劉取來尺狀的量器與利刃，依比例切開花生糖，下刀時碰觸花生的咯咯聲，讓遊客發出陣陣驚呼，又一批花生糖完成了。



創新的思維，結合更大膽的經營理念，新一代的加入，不僅讓許多人慕名而來，也讓農村的產業，走出鄉間



古法新創，傳統的老滋味，交在年輕人手裡，除了多了份新鮮，我們亦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這些年，農村裡多了許多年輕的面孔，無論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或是期待開創人生第二春的中年人，運用新思維、高科技，活化地方傳統產業，成功吸引消費者青睞，讓農村更加不同，也讓過去在農村裡生根的產業，看到更多未來。

叮叮咚咚，一顆顆挑選過的花生仁倒入鐵鍋，啟動開關，又要開始煮花生糖了；阿德仔細檢查每個步驟、確認原料，看著農民們認真生產的花生在鍋裡轉動，他露出滿意的笑容，回鄉，是最正確的選擇！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鄉音，聽見臺灣的心跳 / 蘇芬媛，陳泳翰撰文。
-- 初版。-- 南投市：農委會水保局，民 101.12
面；公分
ISBN 978-986-03-5106-4(平裝附光碟片)

855

101025151

出版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發行人	黃明耀
編審委員	林長立、簡俊發、吳菁菁、陳榮俊、馮祥勇、鄭惠燕、陳姿伶 莊淑惠、柯勇全、李振榮、林永昇
專案統籌	李紹齡
專案策劃	汪幼萍
專案執行	邱思芸、陳良政、彭明煌
文字編輯	周君怡
撰文	蘇芬媛、陳泳翰
聲音製作	張肇玲、傳翼錄音製作有限公司
聲音演出	歐陽年年、沈子煜、盧敘榮、何吳雄、張翰
特別感謝	杜篤之、劉克襄、許傑輝、家家、詹怡宜
美術設計	陳洪霖、張竣凱
插畫	陳洪霖
攝影	子宇影像工作室、陳郁文、陳彥羽、高穎
印製	漾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版次	初版
ISBN	9789860351064
GPN	1010103180
定價	新台幣 350 元

